

中華郵政登記認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內務總署登記證書政字第二十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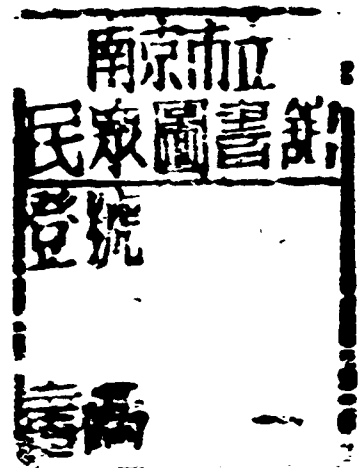
36 10  
查

國學叢刊  
什分

第一冊

# 目錄

論語集釋	一頁
萬里長城考	十二頁
清宮詞	十八頁
中南海自在觀菩薩法像考畧	二二頁
鹿巖小記	二三頁
荆公詩識	二七頁
稻花香館雜記	三三頁
課藝選錄(甄錄試及第一次月課)	三七頁
徵文選錄	五四頁



元 人 畫 伏 羲 像



## 元人畫伏羲像

絹本、長今尺五尺六寸、廣今尺三尺六寸、無款、有宏王鑒賞張雨兩章。宏王無考。張雨字伯雨、別號句曲外史、錢塘道士、善書畫。舊題元李康畫、不知何據。李康字寧之、浙江桐廬人、書畫琴奕冠絕一時。事母孝、人稱孝子。此幅樹石蒼勁、寫像高古、無愧作家。上鈐乾隆御覽之寶、知曾藏清御府者。

宋戒石銘拓本



## 宋戒石銘跋

宋戒石銘、紹興二年六月癸巳、高宗詔以所得黃庭堅所書刻石、呂頤浩等題記、以石本頒賜諸州摹刻立石、使日見而知戒也。容齋隨筆、謂成都人景煥、野人閒話一書、載蜀王孟昶爲文以箴令長云、朕念赤子、盱食宵衣、言之令長、撫養惠綏、政存三異、道在七絲、驅雞爲理、留犢爲規、寬猛得所、風俗可移、無令侵削、無使瘡痍、下民易虐、上天難欺、賦輿是切、軍國是資、朕之賞罰、固不踰時、爾俸爾祿、民膏民脂、爲民父母、莫不仁慈、勉爾爲戒、體朕深思。五季僭竊、孟昶能知愛民、自屬難得。但中雜泛語未盡警切。太宗節存四句、詞簡理盡、少許遠勝多許。乾德三年頒諸天下、歲久廢置。高宗於喪亂之餘、留心及此、頗知治本。惜乎呂頤浩秦檜輩、不足以佐光復之業也。此刻今湖南道州、江蘇常州、福建泉州、廣西梧州、皆有之。斯即道州本、高今尺五尺七寸、廣二尺九寸五分、左邊小字二行、官銜不完、人名漫滅、惟紹興三年四月旣望、及摹勒上石等字、清晰可辨、堪補金石續編之闕。舊本硃拓。是可貴也。夫國家所入、何一不是民之脂膏、古往今來、任爾刁橫、孰能逃於天之鑒察。爲官吏者、果能置諸座右、則戒謹之心、慈惠之念、當油然而生矣。則是銘之流布、豈無謂哉。辛巳二月上浣退翁

## 發刊辭

古之爲學也、修道明倫而已。厥後政教衰而學說起、學說紛而宗派著。學之以時代稱者、漢宋是也。以地域稱者、齊魯洛蜀是也。以姓氏稱者、翼匡師伏申韓賈馬是也。獨無所謂國學之稱焉。自西學東漸、駸駸奪主。新教育家、因是而爲之辭、文曰國文、樂曰國樂。國學云者、亦猶是耳。夫士生今日、拘守舊學、不足以應事變、稍具常識、莫不知之。然一國有一國之民性、與夫悠久偉大之歷史。舍己從人、不惟不可、抑亦不當。觀於東西各國進化致強、信有徵矣。必也國學通、而後知本末、明體用、一切措施不悖乎民性、祖先所遺留以表立國之精神者、方能維持於不敝、國學可忽乎哉。學制不良、晚近學子、於國學罕知注重、惟物質文明是求。國學寢衰、而固有道德文化隨以俱墮、人紀淪亡、識者憂懼、將欲挽救而振起之、乃有國學書院之設。國學叢刊、即國學書院第一院所輯行。國學範圍甚廣、悉數之不能終、茲所彙錄、不外經史諸子詞章金石諸撰述、與夫課藝徵文之入選、寥寥數萬言、其於國學何啻一麟一爪。要而論之、必以有關國故、有裨道德文化爲衡。修道明倫。此其嚆矢、或亦研求國學所樂聞乎。刊行伊始、用綴數言、以召國人。世有明達、願商榷之。紹興周肇祥。

論語集釋卷一

程樹德

學而第一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考異)皇侃論語義疏本(下簡稱皇本)、說字作悅。翟灝四書考異(下簡稱考異)古喜說論說同字、漢後增從心字別之。悅初見廣韻、徐鉉新修字義云經典只作說。然毛詩說懌女美、陸氏釋云又作悅。爾雅釋詁悅樂也、悅服也、皆書作悅。而孟子但用悅字、則二字通寫已久。說之見二十篇者、如公冶長篇子說、雍也篇非不說子之道、子路不說、子罕篇能無說乎、子路篇近者說、陽貨篇子路不說、堯曰篇公則說、皇本俱作悅。惟先進無所不說、子路易事而難說、仍如監本。

按翟灝四書考異考證精博、關於論語條考部分本書收錄極多、標題仍稱考異者、示不敢掠美也。

(考證)白虎通子者丈夫之通稱。顧炎武日知錄周制公侯伯子男爲五等之爵、而大夫雖貴不敢稱子。春秋自僖文以後、執政之卿始稱子。其後匹夫爲學者所宗、亦得稱子老子孔子是也。孔子弟子惟有子曾子二人稱子、閔子冉子僅一見。汪中述學別錄古者孤卿大夫皆稱子、子者五等之爵也。周官典命公之孤四命以皮革、眡小國之君。大行人大國之孤、其禮眡小國之君。春秋傳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小國之君則子男也。子男同等不足以並稱、故著子去男、從其尊者。王朝則劉子單子、列國則高子國子是也。王朝生稱子沒配諡稱公、列國生稱子沒配諡亦稱子、此其別也。稱子而不成辭、則曰夫子、夫者人所指名也。春秋傳夫固謂君夫豈不知、服云夫謂鬬伯比。夫石猶生我、服云夫謂孟孫。夫不惡女乎、服云夫謂夫子。以夫配子、所謂取足以成辭耳。凡爲大夫自適以下皆稱之曰夫子、孟獻子穆



伯之孫、穆伯之二子親爲其諸父而曰夫子、崔成崔彊稱其父亦曰夫子、故知爲大夫者例稱夫子、不以親別也。孔子爲魯司寇、其門人稱之曰子、曰夫子、後人沿襲以爲師長之通稱、而莫有原其始者。

劉寶楠論語正義(下簡稱劉氏正義)曰者、皇疏引說文云開口吐舌謂之爲日。邢疏引說文云曰習也、從口乙聲、亦象口气出也。所引說文各異。段氏玉裁校定作從口乙、象口气出也。又引孝經釋文云從乙在口上、乙象氣、人將發語口上有氣、故曰字缺上也。學者說文云數覺悟也、從教從門、門尙矇也、曰聲。學篆文數省。白虎通辟雍篇學之爲言覺也、以覺悟所未知也、與說文訓同。

(集解)馬(融)曰子者、男子之通稱、謂孔子也。王(肅)曰時習、學者以時誦習之。誦習以時、學無廢業、所以爲說釋。

按何晏集解序云、古論唯博士孔安國爲之訓解、而世不傳。至順帝時、南郡太守馬融亦爲之訓說。邢昺疏云馬融亦爲古文論語訓說、皇侃疏謂爲魯論訓說非也。隋唐志皆不載、佚已久。王氏義說史志亦稱注、何晏集解序與陳羣周生烈並云義說。七錄有王肅論語注十卷。隋書經籍志云亡、而唐書藝文志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並有王肅論語注十卷。蓋隋代散失、至唐復出、今則佚不可見矣。惟論語馬氏訓說二卷、王氏義說一卷、各有輯本、在玉函山房輯佚書中。

(唐以前古注)皇侃義疏(下簡稱皇疏)曰者發語之端也。許氏說文云開口吐舌謂之爲日。(按今說文無此文)凡學有三時、一是就人身中爲時、二就年中爲時、三就日中爲時也。一就身中者、凡受學之道、擇時爲先、長則捍格、幼則昏迷、故學記云發然後禁則捍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是也。既必須時、故內則云、六年教之數與方名、七年男女

不同席、八年始教之讓、九年教之數、十年學書計、十三年學樂誦詩舞勺、十五年成童舞象、並是就身中爲時也。二就年中爲時者、夫學隨時氣則受業易入、故王制云春夏學詩樂、秋冬學書禮是也。春夏是陽陽體輕清、詩樂是聲聲亦輕清、輕清時學輕清之業則爲易入也。秋冬是陰陰體重濁、書禮是事事亦重濁、重濁時學重濁之業亦易入也。三就日中爲時者、前身中年中二時、而所學並日日修習、不暫廢也。故學記云藏焉修焉息焉游焉是也。今云學而時習之者時是日中之時也。

(集注)學之爲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爲、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習鳥數飛也。習之不已如鳥數飛也。說喜意也。既學而又時時習之、則所學者熟而中心喜說、其進自不能已矣。

(餘論)朱子文集(答張敬夫)學而、說此篇名也。取篇首兩字爲別、初無意義。但學之爲義、則讀此書者不可以不先講也。夫學也者以字義言之、則己之未知未能而效夫知之能之之謂也。以事理言之、則凡未至而求至者皆謂之學、雖稼圃射御之微亦曰學、配其事而名之也。而此獨專之、則所謂學者果何學也。蓋始乎爲士者、所以學而至乎聖人之事、伊川先生所謂儒者之學是也。蓋伊川先生之言曰今之學者有三、辭章之學也、訓詁之學也、儒者之學也。欲通道則舍儒者之學不可。尹侍講所謂學者、所以學爲人也。學而至於聖人、亦不過盡爲人之道而已。此皆切要之言也。夫子之所志、顏子之所學、子思孟子之所傳、皆是學也。其精純盡在此書、而此篇所明又學之本、故學者不可以不盡心焉。毛奇齡四書改錯學有虛字有實字。如學禮學詩學射御、此虛字也。若志於學、可與共學、今終始典於學、則實字矣。此開卷一學字自實有所指而言、乃注作效字、則訓實作虛、既失詁字之法。且效是何物、可以時習。又且從來學字並無此訓、即有時通效作倣、亦是虛字、善可效

惡亦可效、左傳尤人而效之。萬一效人尤、而亦習之乎。錯矣。學者道術之總名。賈誼新書引逸禮云小學業小道、大學業大道。以學道言、則大學之道格致誠正修齊治平是也。以學術言、則學正宗四術、凡春秋禮樂冬夏詩書皆是也。此則學也。黃式三論語後案學謂讀書、王氏及程子說同。朱子注學訓效者、統解學字於第一學字之中。如孰爲好學、弟子不能學、願學、學道、必訓爲效而始通。其引程子說學爲讀書、時習爲既讀而時思釋、則此章之正解、黃直卿語錄甚明。此篇行有餘力則以學文、雖曰未學必謂之學、下篇學思對言、學問對言、好學忠信對言、博學約學對言、文學德行對言、學易學詩學禮皆謂讀書、而又斥何必讀書然後爲學之佞。蓋學者所以學聖人之道、而聖人往矣、道在方策也。劉逢祿論語述何學謂刪定六經也。當春秋時異端萌芽已見、夫子乃述堯舜三王之法垂教萬世。非是、則子思子所謂有弗學也。焦循論語補疏當其可之謂時、說解說也、不憤不啓不悱不發時也、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時也、求也退故進由也兼人故退時也、學者以時而說、此大學之教所以時也。

按學字係名辭、集注解作動辭、毛氏譏之是也。惟其以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爲爲學、則精確不磨。今人以求知識爲學、古人則以修身爲學。觀於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門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而孔子獨稱顏淵、且以不遷怒不貳過爲好學、其證一也。孔子又言君子謀道不謀食、學也祿在其中矣。其答子張學干祿則曰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是可知孔子以言行寡尤悔爲學、其證二也。大學之道豈是皆以修身爲本、其證三也。是知孔子之所謂學、至少須與身心有關係。如佛氏之明心見性、陽明之求良知、庶足以當之。不特考據詞章非學、即歐美所謂科學皆不足以言學。例如習算學者惟見其苦、何嘗有些微樂趣耶。觀此益知伊川以窮理訓格物之非、蓋窮理乃思而不學、且與悅字不生關

係也。

(發明)焦氏筆乘李彥平曰宣和庚子某人辟雍、同舍趙孝孫仲脩、伊川先生高弟趙彥子之子也。於某有十年之長。辛丑春同試南宮、仲脩中選、而某被黜。仲脩勉之曰、公盛年一跌何傷、姑歸讀書可也。某意不懌。趙曰公頗讀論語否。即應之曰三尺之童皆讀、此何必某。仲脩笑曰公既知讀此、且道學而時習之以何者爲學。某茫然不知所對。仲脩徐曰所謂學者非記問誦說之謂、非絺章繪句之謂、所以學古人也。既欲學聖人、自無作輟。出入起居之時學也、飲食游觀之時學也、疾病死生之時亦學也。人須是識得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與則見其倚於衡也、方可以學聖人。某聞其言頓悟。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考異)陸德明論語釋文有或作友非。白虎通辟雍篇引論語曰朋友自遠方來。阮元論語校勘記鄭氏康成注此云同門曰朋同志曰友。是舊本皆作友字。臧庸拜經日記白虎辟雍篇師弟子之道有三。論語曰朋友自遠方來、朋友之道也。又易蹇正義周禮司諫疏並引鄭康成此注、云同門曰朋同志曰友、考班孟堅引用魯論、包鄭所注亦魯論。然則魯論舊本作朋友自遠方來、陸氏所見本有作友、正與班鄭等合、特友字當在朋下。何晏作有朋未知所據。所採包注原本當亦有同志曰友一句、因經作有故節之。洪頤煊讀書叢錄據文選陸機挽歌友朋自遠方、李善注引論語爲證、謂有當作友。武億羣經義證釋名友有也、相保有也。友有同用、或作友與古傳本合、未可云非。盧文弨釋文考證呂氏春秋貴直篇有人自南方來、句法極相似、陸氏謂作友非是也。

按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論語類、謂包爲魯論作有朋。周易蹇正義引鄭玄注並解朋友、陸德明釋文云鄭校周之本以齊古讀正凡五十事。凡與魯異而不言從古者、齊古同也。然

則作有朋者魯論也，作朋友者齊古論也。

(考證)宋翔鳳樸學齋札記史記世家、定公五年魯自大夫以下皆僭、離於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弟子至自遠方、即有朋自遠方來也。朋即指弟子、故白虎通辟雍篇云師弟子之道有三、論語曰朋友自遠方來、朋友之道也。又孟子子濯孺子曰其取友必端矣、亦指友爲弟子。毛奇齡論語稽求篇同門曰朋、此是古義。自說文及詩注左傳注公羊傳注皆然。周禮大司徒鄭注同師曰朋、便不如同門之當。蓋朋是門戶之名、凡曰朋黨曰朋比、比是鄉比黨是黨塾、皆里門閭戶學僮居處名色、故朋爲同門。此是字義本爾、不可易也。大抵學中境次、從黨庠肆習之後既已分開、又復來合、致足娛樂。與學記所云敬業樂羣、檀弓所云離羣索居、正可比觀。蓋以離爲苦、則必以合爲樂也。潘維城論語古注集箋朋、說文以爲古文鳳。云鳳飛羣鳥從以萬數、故以爲朋黨字。劉氏正義自遠方來者、廣雅釋詁自從也。爾雅釋詁遠遐也。淮南兵畧訓方者地也。禮表記注方四方也。爾雅釋詁來至也。並常訓。學記言學至大成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說服而遠者懷之、此大學之道。然則朋來正是學成之驗。不亦樂乎者、蒼頡篇樂喜也、與說義同。易象傳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兌者說也。禮中庸云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此文時習是成己，朋來是成物。但成物亦由成己、既以驗己之功修、又以得教學相長之益。人才造就之多、所以樂也。孟子以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爲樂、亦此意。

(集解)包(咸)曰同門曰朋

按咸字子良、會稽曲阿人。少爲諸生、倡魯詩論語。舉孝廉除郎中、建武中入授皇太子論語、又爲其章句、拜諫議大夫、五年遷大鴻臚、事蹟詳後漢書儒林傳。皇侃義疏作苞咸、苞包二字古通、當依漢書傳作包。何晏論語集解云安昌僕張禹本受魯論兼講齊說、

善者從之號曰張侯論、爲世所貴。包氏周氏章句出焉。然則包氏所爲章句蓋用禹說、惜全書久佚、隋唐志皆不及著目、今惟玉函山房輯佚書中有輯本二卷。（此注文選古詩十九首李善注引作鄭注未知孰是）

（唐以前古注）皇疏引江熙云君子以朋友講習、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遠人且至、况其近者乎、道同齊味歡然適願、所以樂也。

按隋書經籍志有集解論語江熙撰、唐書藝文志作江熙集解、並云十卷。熙晉書無傳、據冊府元龜知其字太和、爲兗州別駕、他無可考。皇疏序稱熙所集論語凡十三家、取衆說以成書、故以集解爲名。邢昺疏引二節、知此書宋初尙存、今佚、玉函山房有輯本二卷。觀此則有晉一代之說論語、其同異得失畧備於茲矣。

（集注）朋同類也、自遠方來、則近者可知。程子曰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故可樂。又曰說在心樂主發散在外。

（別解）俞樾羣經平議釋文曰有或作友、阮氏校勘記據白虎通辟雍篇引此文、作朋友自遠方來。洪氏頤煊讀書叢錄又引文選陸機挽歌朋友自遠方來、證舊本是友字。今按說文方部方併船也、象兩舟省總頭形、故方即有並義。淮南汜論篇曰乃爲窳木方版、高誘注曰方並也。尙書微子篇曰小民方興、史記宋世家作並興、是方並同義。友朋自遠方來、猶云友朋自遠並來、曰友曰朋明非一人、故曰並來。然則有之當作友、尋釋本文即可見矣。今學者誤以遠方二字連文非是。凡經言方來者、如周易不寧方來、尙書作兄弟方來義皆同。

（餘論）論語述何易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况其邇者乎。記曰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友天下之善士故樂。阮元學經室集此章乃孔子教人語、即生平學行始末也。故學必兼誦行其義乃全、注以習爲誦習失之。朋自遠來者、孔子道兼師儒，周禮

司徒師以德行教民、儒以六藝教民、各國學者皆來從學也。蓋學而時習未有不朋來、聖人之道不見用於世、所恃以傳於天下後世者朋也。潘氏集箋史記孔子世家云、定公五年魯自大夫以下皆僭、離於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即有朋自遠方來也。

按阮氏潘氏以此章貼孔子自身說、雖係創論、但非別解、故入之餘論中。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考證)禮哀公問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白虎通號篇或稱君子者道德之稱也、君之爲言羣也。子者丈夫之通稱也。

(集解)愠怒也、凡人有所不知、君子不怒。(凡不載何人說者皆何晏之詞下做此)(唐以前古注)皇疏此有二釋。一云古之學者爲己、已得先王之道、含章內映、他人不見知而我不怒也。一云君子易事不求備於一人、故爲教誨之道、若人有鈍根不能知解者、君子恕之而不愠怒也。又引李充云愠怒也、君子忠恕誨人不倦、何怒之有乎。明夫學者始於時習、中於講肄、終於教授者也。

按晉書文苑傳充字宏度、江夏人、官著作郎。七錄載充論語釋一卷、至隋已亡。隋書經籍志別有論語十卷晉著作郎李充注、唐書藝文志並同。而宋史藝文志不載、今佚。玉函山房有輯本二卷、茲錄之以備一家。

(集注)愠含怒意。君子、成德之名。尹氏曰、學在己、知不知在人、何愠之有。

(別解)毛奇齡四書賸言論語人不知而不愠孔疏原有二義、一是不知學、一是不知我。今人但知後說、似于本章言學之意反未親切。何平叔云、凡人有所不知、君子不怒。其云有所不知者、言學有所不解也。君子不怒者、猶言君子易事不求備也。蓋獨學共學教人以學皆

學中事、夫子一生祇學不厭教不倦。自言如此、（見默議節）門弟子言如此、（見公西華節）後人言如此、（見孟子）故首章即以此發明之。論語補疏注言人有所不知、則是人自不知、非不知己也。有所不知、則亦有所知。我所知而人不知、因而慍之、矜也。人所知而我不知、又因而慍、忌也。君子不矜則不忌可知。其心休休、所以爲君子也。後漢儒林傳注引魏畧云、樂詳字文載、黃初中徵拜博士十餘人、學多褊又不熟悉、惟詳五業並授、其或難質不解、詳無慍色、以杖畫地牽譬引類、至忘寢食。王衡論語駁異羅近溪謂愈學而愈悅、如何有厭。愈教而愈樂、如何有倦。故不慍人之不己知者、正以其不厭不倦處、此却說得好。

按此本李充之說皇疏取之、然實不如朱注之長。劉寶楠云教學之法、語之而不知、雖舍之亦可、無容以不慍即稱君子。此注所云、不與經旨應也。

（餘論）朱子語類人不知而不慍自是不相干涉、己爲學之初便是不求人知、至此而後真能不要人知爾。若煅煉未能得十分成熟、心固有時被其所動、及到此方真能人不我知而不慍也。又曰不慍不是大怒、心中略有不平之意便是慍。此非得之深養之厚者不能如此。鹿善繼四書說約說樂不慍、向非於人所不見之地有內省不疚之功、何以如此真切如此超脫。此章是孔子自寫生面。全重時習。蓋本心難昧、未嘗不知修持、祇轉念易乘學而易厭、時習則功夫無間、本體流行、深造自得、欲罷不能、說可知矣。張履祥備忘錄朱子謂不知而不慍者逆而難。不知豈特爲人忽易而已。甚者賤辱之咎責之怨惡之無所不至。舜之於家、文王於朝、孔孟於春秋戰國之世、一時父子兄弟君臣朋友其孰能知之。當時而能不慍豈非甚難。非甚盛德、何以履之而泰然乎。何義門讀書記此與中庸遜世不見知而不悔同意、非謂世無見用者也。此對上說樂故云不慍、中庸對上半塗而廢故云不悔。學經室集人不知



者、世之天子諸侯皆不知孔子而道不行也。不愠者不患無位也。學在孔子位在天命、天命既無位、則世人必不知矣。此何愠之有乎。孔子曰五十而知天命者此也。此章三節皆孔子一生事實、故弟子論撰之時以此冠二十篇之首也。二十篇之終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與此始終相應也。

(發明)梁清遠采榮錄論語一書首言爲學、即曰悅曰樂曰君子、此聖人最善誘人處。蓋知人皆憚於學而畏其苦也、是以鼓之以心意之暢適、動之以至美之嘉名、令人有欣羨之意、而不得不勉力於此也。此聖人所以爲萬世師。

按此章係孔子教人爲人之法、佛氏言衆生有三苦、第一苦苦、謂人之生於貧賤患難其受苦者無論已。第二壞苦、成必有壞、得意時樂失意時苦、是雖樂亦苦也。第三行苦、謂不苦不樂之苦。凡人類無一不在苦海中、所以造成此環境之故、由於衆生孽力無法抵抗、不得已而思以出家救濟之。然拋棄家族、既與人性相反、故卒不能普遍。孔氏則否、其救濟方法、則在以有定之心應付此無定之境。其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又曰飯蔬食飲水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此種主觀的快樂主義、盡人可行。此章即指示尋樂之法首在讀書。多識前言往行、論世知人有尙友古人之樂。次在講學。實至名歸、有聲氣應求之樂。此可以自主者也。其不能自主者、富貴功名一切聽之於命、得之可喜、失之不憂、孟子天爵人爵之論即此章注脚。以此爲人、則可不必出家、而養成高尚人格、較佛家方法爲高。以此治國、則教育普及、人皆安命易於爲治。較歐美學者言競爭言奮鬪、至成上下交征利之局者、其利害得失不可道里計。昔人有言、黃帝內經今人苟能得其一知半解、立能起死回生。吾於論語亦云。謂余不信、試觀宋以後理學家、其所研究未必孔氏真傳、不過稍具輪廓、尙收效果、則信乎聖人不我欺也。如阮元之說、

雖謂之現身說法可也。記者以此章載於篇首自有深意，後人幸勿草草讀過。

### 萬里長城攷

壽鵬飛

考訂長城之書多矣。然言者大抵推重秦城。而於漢代漠北女真漠南兩大長城、宏規遠過秦城者，多不及知焉。茲特述之。並及其他長城之始末。

#### 周代之長城

詩出車篇王命南仲、城彼朔方。朔方之有長城蓋始於此、以備玃狁者也。逮後春秋時齊有長城。管子輕重篇、長城之陽魯也陰齊也。左氏傳卻克伐齊，至平陰入防門、防門齊長城門也。史記趙世家、趙成侯七年侵齊至長城、正義齊長城西頭在平陰縣。太山記太山西北有長城、緣河經太山千餘里至琅琊入海。括地志齊長城西起平陰縣、沿河歷秦山北岡至密州（高密縣）琅琊臺入海。按此城蓋築自桓公。國語桓公築葵丘茲晏負夏領釜丘、以禦戎狄。築五鹿中牟蓋與牡丘以衛諸夏。長城之築當在其時。次則楚長城。盛弘之荊州記葉縣東北有故城。始犇縣東至瀨水達泚陽南北數百里。號爲方城。漢書地理志水經注均載之。按此方城、與左氏傳方城以爲城方城爲山名者異地。

又次爲魏長城。竹書紀年周顯王十年、魏龍賈帥師築長城於西邊。史記魏世家惠王十九年、築長城塞固陽。正義魏長城自鄭濱洛、北達銀州、至勝州固陽爲塞也。固陽有連山、東至黃河西、南至夏會等州。按史記魏築長城塞固陽。城與塞分別言之、是城與塞爲兩事、勿可混也。城以界秦南北之城也。故竹書紀年曰築於西邊。正義曰魏向有鄜州上郡之地、知城在上郡之西。國策蘇秦謂魏王曰、魏西有長城之界是也。塞以界匈奴東西之城也。故正義曰固陽有連山。知塞因連山之形勢。在上郡之北。是處有塞自魏始。爲他日秦長城之一部。於此有

應注意者、史漢書例在內地者稱城。在邊境者稱塞。其建築則無異也。後人不察、往往誤會。而魏又有南長城與楚界。後漢書郡國志河南郡下云、卷有長城經武陽到密。水經注亦載之。在今河南西部。顧亭林日知錄以爲韓長城也。

又次爲燕長城。史記燕築長城自造陽（今察哈爾省懷平縣）至襄平（在今奉天省遼陽縣西北秦時遼東郡治）以拒胡。此爲今河北省北部長城之始基。後又東展至朝鮮。史記朝鮮傳燕人衛滿嘗畧屬真番朝鮮、爲置吏築鄣塞。而燕復有南長城與趙界。史記燕、長城以北易水以南。戰國燕策張儀謂燕王曰、秦下甲雲中、驅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非大王有者是也。水經南易水注、易水東屈關城門西南、即燕之長城門也。又東屈燕長城南、又東屈逕長城西武隧縣肅（舊安肅縣今改徐水）南。方輿紀要所謂黑盧堤者即城址也。光緒畿輔通志稱爲長城堤起安肅、至安州新安、順雹河（即南易水）而下。然此城不始安肅、實起易縣西南境。其西端蓋接於五迴嶺、與中山長城連。（中山國漢爲中山郡今唐縣地在易縣五迴嶺西南）東行逕易縣南德山莊入徐水縣界。見乾隆易水志。其東端亦不止新安、蓋直達任邱文安諸縣、今悉存遺址可按也。

又次則爲趙長城。趙長城有三。一在趙東南境。史記趙世家、肅侯十七年築長城。又武靈王謂樓緩曰、我先王因世之變以長南藩、屬阻漳滏之險立長城。日知錄以爲此城在漳水之北、今河北磁縣及河南臨漳縣間有遺址。一在趙北境。史記匈奴傳武靈王北破林胡樓煩築長城。自代（今大同縣地）並陰山至高闕（在今綏遠省鄂爾多斯後旗黃河北流之東岸有兩山如闕也）爲塞。正義劉伯莊云蓋從雲中以北至代。虞氏說趙武侯自五原（在綏遠烏拉特旗西北今五原縣）河曲（即河套非山西河曲縣地）築長城東至陰山是也。按據是則趙長城已至河套、惟尙未盡收河套北部耳。一在趙中部。正義趙長城從蔚州（今察哈爾省蔚縣）北西至嵐州。按今東自

蔚縣西南行逕廣昌（今改涑源縣）靈邱西達崑崙州之長城是也。靈邱以西歷代未修、多已湮沒。此城當爲趙最初所築、在武靈王未收代北以前。

又次爲中山長城。史記趙世家成侯六年、中山築長城。今北起蔚縣逕長城嶺、（方輿紀要云在慶雲縣西南四十里舊志以爲齊之長城今在涑源縣西南）並恒山太行而南，至邢臺縣之黃榆關宋陣口而止之遺築是也。凡倒馬關故關（即固關）井陘娘子黃澤諸關皆屬之。娘子關以南明代未修、今多湮沒。方輿紀要以爲此城至贊皇縣後溝口始竟。然實不止此、而直達太行山之南端。（至邢臺縣）昔以此爲直隸山西兩省界城、是爲南北縱貫之長城。其北段明代修之、以聯合於紫荆居庸兩關、稱內三關長城。內三關者、居庸紫荆倒馬也。明設重兵於此。以秦時之長城

秦築長城始於昭王時。史記匈奴傳、昭王伐殘義渠、於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此爲今陝西甘肅北部長城之始基。上郡本魏地、魏以前築固陽塞。至是上郡入秦、因而延築。蓋東連魏城、西達隴右、此其一。又蒙恬傳、始皇二十六年使蒙恬將三十萬衆北逐匈奴、收河南地（今河套）築長城。因地形用險制塞、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於是度河據陽山（索隱陰山在河南陽山在河北此河卽河套也）透蛇而北。又匈奴傳始皇使蒙恬北擊胡、悉收河南地。因河爲塞築四十四縣城臨河。因邊山險澗谿谷、可繕者治之、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又度河據陽山北假中、（索隱北假在陽山北）此其二。於此所宜注意者、昭王之城在秦未收河套以前、北至魏固陽舊塞而止。始皇新築則在昭王舊築之北且千里、當今河套之北。賈誼過秦論所謂卻匈奴七百餘里者。知此城必在昭王城七百里以北也。然河套本有趙築並陰山至高闕之塞。或疑秦築因之。不知趙築高闕、尙南在黃河北流之東岸、其時未盡收河南地也。始皇所築、則在河套北端及陰山之北、因其時已據陽山、（在陰山北）且沿河有四十四縣城也。

。所謂因河爲塞者如此。與趙築爲兩城不相蒙也。而西部又展至臨洮、此爲始皇新築。至所云至遼東萬餘里者、則皆魏築趙築燕築及衛滿所築之舊城、聯絡而補充之、非盡始皇所築也。否則十年之間（自始皇二十六年至二十七年）三十萬之衆、斷不能成此萬里之長塞也。今秦昭燕趙之城、因明代脩繕之鉅工、大顯於世、概以歸功於始皇。而始皇新築之蒙恬城反無稱焉。則以後世之未修也。然今河套以北蒙恬城址具在、土人稱二道邊、（見中國輿地學雜誌張相文長城攷）鑿鑿可指也。（土人稱漢築漠北長城爲三道邊稱蒙恬所築爲二道邊稱秦昭所築明代所修者爲頭道邊也）綜秦城遺址、西自甘肅岷州之西、（正義臨洮今岷州）迤而北越河套、沿賀蘭山脈、陰山山脈之北、折東至熱河之南、東越遼水至鴨綠江、直抵朝鮮之黃海道、至是而各國長城始統於一。

#### 漢代之長城

漢初秦築長城尙完固、至武帝好動遠畧、北逐匈奴、遠迹至燕然山。（今外蒙古杭愛山）乃於蒙恬新築之北又千餘里、越瀚海、（即大沙漠）就燕然山脈更築大規模之長城。漢書匈奴傳武帝太初三年、使光祿勳徐自爲出五原塞（即蒙恬新築河套以北之城在秦漢時爲五原郡地今設五原縣此稱五原塞者別於秦昭王時近塞也）千里、築城鄣列亭、至盧胸。按盧胸水名、今外蒙古克魯倫河也。（師古注以盧胸爲山名或即水濱之山）今作盧胸、遼史謂之盧胸、北史作怯綠連河、金史作龍居或龍胸、西遊記作陸局、元秘史作克魯連、皆音之轉。清聖祖賜名飲馬河、源出外蒙古喀爾喀車臣汗右翼巴爾喀嶺、即肯特山東支也。東流曲折三千餘里入黑龍江省境、東注於呼倫泊、轉注額爾古納河爲黑龍江之西源。水道提綱稱此水地直河套北二千餘里、（與漢書出五原塞千餘里符）凡漠北喀爾喀三部、其東水皆會於克魯倫河是也。爲外蒙古有名大川。今黑龍江省臚濱縣即設下游河濱、以此河得名。漢築此城蓋就金微山脈（今阿爾

泰山山之西即新疆矣。而東沿燕然山脈又東而北越肯特山脈而東沿臚胸河以達興安嶺山脈。東西蓋逾萬里、橫絕匈奴南境、更包括其東西、使無遺隙以爲國塞。今臚濱縣尙有此城。東自阿巴該圖山西北起、西行五十五里抵縣治、又西偏南百八十六里抵克勒木圖泊、入外蒙古界。詳見黑龍江省志。俄人稱爲成吉斯汗邊堡。然元代游牧無築城之事、必漢築耳。其中部城址、據地學雜誌張相文長城考云、瀚海以北距庫倫千里而近、北界俄國卡倫爲三道邊、即此城也。張固親歷其地、所目擊者。且周秦所築長城、大抵土築而已、獨此漢城築以木石。漢書匈奴傳元帝時單于請罷邊備塞吏卒。郎中侯應諫曰、臣聞北邊塞外有陰山、單于之苑囿也。孝武出師征伐、斥奪此地、攘之幕北。建塞徼起亭隧、築外城、（是爲幕北外城可知）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得少安。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巖石、木柴僵落、谿谷水門、稍稍平之。卒徒築治功費久遠累世之功云云、是可知此工之鉅矣。此塞漢書亦稱光祿塞。（以徐光祿所築）凡漢武以後、漢書稱塞者皆指此。哀帝時烏珠留單于謂漢使曰、長城以北匈奴有之、即此城也。（爾時漢已有漠北故與匈奴以此城爲界）今人僅知始皇竭天下之力以事長城、不知漢之長城以全盛之國力、經百年之時日、規制之宏、乃遠過於秦代。且始皇之築創少而因多、漢代之築無因而悉創。特以遠在絕域、耳目渺及、不傳人口。即秦西驚歎我國長城爲世界鉅工、然所見者悉出明代之修繕、殊非秦時之舊。而漢城鉅工、西人乃不及見也。又漢書匈奴傳有鷄鹿塞。師古曰在朔方窳渾縣。又同傳元朔二年築朔方、復繕故秦時所爲塞。因河而爲固。此則蒙恬城所謂五原塞是也。又後漢書光武帝建武十二年、遣杜茂發邊築亭堠。十四年遣馬成繕治鄯塞、自西河至渭橋、河北至安邑、太原至井陘、中山至鄴、皆築堡壁。此四城皆在內地。曰繕治者、蓋因舊城。西河至渭當因魏城、中山至鄴當因趙之南長城、河上太原兩城未詳所自、後人亦幾不知之矣。又漢書屢言匈奴入雁門、是雁門

亦必有城、未知始於何時。

南北朝及隋代之長城

北朝魏齊皆有長城之修築、以去秦已遠、多頽廢。且內地分裂各自爲界、故所築多內地重城。明代內邊悉基於是。魏本紀秦常八年、築長城於長川之南、起自赤城（今察哈爾赤城縣）西至五原、延袤二千餘里。蓋循趙城舊線。太平眞君七年、發四州十萬人築畿上塞圍、起上谷、（元魏上谷郡在今大同東）西至河、（今山西河曲縣與陝西界之黃河）廣袤皆千里。按此曰畿上塞圍者、元魏都今大同、此城近在畿封、卽今大同境內、東自平刑關、歷北樓雁門、西至偏頭關之長城是也。此爲內城、明稱內邊。又資治通鑑東魏定武元年、高歡築長城於肆州北山、西自馬陵、（在今山西靜樂縣）東至土壇、（今山西崞縣有土壇寨）四十日而罷、蓋僅百五十里。又齊書北齊宣文帝天保三年起長城。自黃櫨嶺（方輿紀要云在山西省離石縣北八十里）北至社平戍四百餘里。通鑑以爲此城蓋起於唐石州（今山西離石縣）北抵武州之址、（今山西朔縣西）此爲南北長城。又天保六年詔發百八十萬人築城。自幽州北夏口（卽居庸關下口）西至恒州（今山西大同縣）九百餘里。居庸漢時已有關、此城蓋繼續太平眞君七年所築之東端、加以延築、使與居庸銜接。先是天保三年自河西總秦戍（在大同西北）築長城、東至於海。此蓋卽燕城舊址、自漢以來未加修繕者、至是乃重築耳。今存河北省北部長城、是其址也。又資治通鑑齊河清二年、詔司空斛律光督步騎二萬助掌城於軹關、（在河南懷慶府濟源縣）仍築長城二百里。或以此城在燕趙交界處、北起秦嶺山、（在今平刑關南）經長城嶺（方輿紀要云在慶雲縣西南舊志以爲齊之長城今阜平縣境）而南。此蓋就中山長城之北段加以延接。又齊天保八年初築長城內重城。自庫絡拔（在山西大同朔平兩縣間）至烏紇戍（在平刑關東北）四百里、今無考。又齊天統元年斛律羨以虜屢犯邊、自庫堆戍東距海二千餘里間、凡有險要壘山

築城、斷谷起郭。此則繼續天保三年自總秦戍至海之城、而加以補充、嚴其要塞。又北周書靜帝大象元年、發山東諸州民修長城、其地西自雁門東至碣石。（在今昌黎縣之濱海地）至隋先後築長城共七次、而新築者、僅開皇五年崔仲方所築朔方靈武一段。餘如大業三年發丁男百餘萬築長城、西踰榆林、東至柴河。四年發丁男二十餘萬築長城自榆林谷而東。五年發丁男五萬於朔方靈武築長城、東至黃河西至綏州南至勃出嶺。（在今綏德北境）蓋皆完繕舊城加以連屬、然長城至隋始告統一矣。在此時期長城工事皆在內地。

唐五代及宋元之長城

唐承隋完繕之後、又以開國之初、兵威遠播。東至高麗、西迄西域、無事退守近塞、故無修築長城之事。惟開元中張仁愿築三受降城於朔方而已。迄於季年、沙陀番將逐鹿中原、無意守邊。五代石晉又割燕雲十六州畀遼、長城遂不居國防地位。宋時長城不隸中國版圖、乃爲退守之計。太平興國四年命潘美梁迥遷太原城、（至今太原有新舊兩城）並築沿邊堡障。蓋以限遼宋邊界地、當今雁門句注之分水嶺。明代因之以爲內邊、爾時工事止此而已。元胡游牧之族、利在野戰不利城郭、務爲兼併不事保守、於長城絕不注意。自唐初至此八百年間不加修葺、遂以廢圯。其間惟金源於塞外漠南別有新築。然於秦隋舊城初無關也。（未完）

清宮詞百首

梁廣照

朱明日落李花飛、聞木樨香雪打圍。淨掃宮門迎聖駕、綠楊簇簇颭龍旂。  
 窄袖宮裝繡繡襦、能從塞外射天狼。兔豈也解求才意、教讀周南第七章。  
 梅花如玉柳如絲、暖入龍樓日影高。經畧陸辭春宴後、中宮捧出繡金袍。  
 樂府流傳入禁廷、月明一曲唱瓊玲。詞人不坐青邱禍、老退閒書貝葉經。



桃葉秦淮舊妾家、春風吹作上林花。平生雅慕變成道、自製泥金寫法華。  
遙看千里草芊綿、青鳥親銜阿母箋。度得大家成佛去、五台水藕大如船。  
張仙不拜拜文殊、手捻茄楠百八珠。回首江南歌舞地、半灣水繪沒青蕪。  
開基聖主亦風流、誰信無愁果有愁。且訪瑤池王母去、飄然八駿不回頭。  
踐阼冲齡亦可兒、拔河相撲了無奇。太師鰲拜威權甚、消付宮中一局棋。  
天家婚配法蝸皇、弄玉吹簫跨鳳凰。好是太和花月夜、六宮齊唱賀新郎。  
金蘭有妹亦傾城、格格新添孔四貞。賜嫁天錢奩百萬、孫郎玉貌觀平明。  
梅村老去又漁洋、畫壁新詞並擅場。水殿東頭歌一闕、滿池月浸紫薇香。  
玉璫金鰲迤邐開、內廷賜宴看花回。鴻詞科裏人如鯽、盡是清平李白才。  
熱河避暑有山莊、新製宮衣細葛涼。特召烟波查學士、綠荷風裏賜茶香。  
木蘭秋獵獵場開、貝勒王孫盡將才。萬乘雲屯排駕出、小憐亦臂雪鷹來。  
蘇杭官局進綾紬、促織茅檐夜未收。聖主方崇恭儉德、尙衣休獻翠雲裘。  
先農壇畔柳毵毵、紅映桃花宿雨含。內旨宣傳排鳳輦、明朝皇后禮祈簷。  
守成開創一身兼、平盪三藩海宇恬。卅六離宮何處所、羊車不灑竹梢鹽。  
官燭修書宋子京、司香紅袖亦多情。春寒惻惻珠簾下、半臂爭添著不成。  
外蒙歲歲坐金牀、西藏年年貢佛香。龍腦燒殘花下拜、宮人解念應天長。  
南下巡河北出邊、憂勤精勵日中天。瑤琴彈罷薰風操、冀莢纒週六十年。  
濟濟青宮玉葉新、風詩開卷誦雕麟。書明正大光明殿、誰是他年兆璧人。  
太原公子揚貂裘、杜斷房謀盡舊游。獨惜未忘玄武恨、血花開徧故宮秋。  
紅氍行酒爵元勳、細柳營門照落曛。漫唱鏡歌青海曲、教人空憶故將軍。

禁城夕觀賜金韉、鸞鷟論思玉座前。雙眼花翎黃馬褂、齊看褒鄂畫凌煙。  
澄懷賜第詠卷阿、漢室金張世澤多。異姓功臣堪配饗、文端之後有文和。  
文武雍雍共贊襄、滇黔萬里靖邊疆。訐謖入告中樞夜、御筆親批答奏章。  
田李風裁亦不凡、疆臣榮遇賜官銜。中官莫進燈籠錦、只取青銅鏡一函。  
羽林執戟衛森嚴、月落雞人報警籤。紅線劍光寒似雪、老臣夜半泣龍髯。  
東宮出震日重華、開道前身是釋迦。怪底兒時不好弄、閒來只種曼陀花。  
風動花香滿玉除、琅函縹帶列珍幘。西清秋夜南齋午、趁萬幾閒又讀書。  
盛世人才兩特科、百年佳話滿鸞坡。婉兒不握衡文柄、珊瑚遺珠恐尙多。  
好文天子屢臨軒、崇椒誰爲女狀元。昨夜慈寧親降旨、牡丹香裏試嬋媛。  
步步花磚春日長、宮鶯啣出露桃香。玉堂歸娶風華甚、又有錢塘繼溧陽。  
詩人遭際古今無、老拜天恩入石渠。一輛蒲輪雙鬢白、宮娥爭識沈尙書。  
兩江使相拜黃麻、小尹年來鬢亦華。側室夫人封一品、喜聞天語喚親家。  
西宮月夜按瓊簫、可有香妃恨未消。萬里平沙懷故國、不堪聽唱霍嫫媸。  
玉門關外夕陽沈、鴨綠江頭草木深。捷報東西三萬里、中書半夜拜綸音。  
雪來柳往馬如飛、上將平蠻奏凱歸。已取紅螺歌樂府、還將黑蝶繡弓衣。  
胡越從今共一家、衣冠萬國拜中華。垂裳不動金甌固、貞觀開元比尙差。  
三度南巡盛典開、迎鑾召試亦多才。蟾宮別織登科記、天子親臨作總裁。  
錦纜牙樁放浪遊、花風吹暖板橋頭。行人誤作隋煬看、十里垂楊拂御舟。  
照水紅妝分外嬌、嫣然一笑倍魂銷。題成花葉無人寄、流過揚州廿四橋。  
相公經濟關棲霞、特築行宮迓翠華。日永閒階塵不到、山僧持帚掃松花。

微雨新晴六合清、聖人教孝到江城。萬花如錦垂楊綠、愛日親扶玉輦行。  
詔舉賢良祝大齡、紫微星拜老人星。南陔教得皇孫讀、蘭膳嘗來更覺馨。  
軍機如水靜無驚、金翠紗籠絳蠟明。上學阿哥簾外過、打陰微動玉珂聲。  
自錫嘉名曰十全、國家隆盛太平年。槐西雜誌灤陽錄、並付談諧紀大烟。  
八荒一氣轉鴻鈞、甲子重開壽域春。合訪高年賜貽穀、雞窠應有百齡人。  
外安內禪鞏皇圖、五日君臣賜大醮。千載一時千叟宴、耆英好畫狄兼謨。  
(未完)

### 中南海自在觀菩薩法像考略

章慶甫 劉世銘 原述 无畏居士增訂

南海南岸稍東土山上、有佛閣一間。乾隆御筆榜題自在觀三字。中奉銅造菩薩騎獅像、或云是文殊菩薩。然以位居南海、額曰自在觀、當是獅子無畏觀音像也。考證如下。

案密宗曼荼羅八大觀音、據大本如意經。

一圓滿意願明王菩薩、二白衣自在、三髻羅刹、四四面觀音、五馬頭羅刹、六啤俱毗、七大勢至、八陀羅觀音、均無騎獅之說。中土台宗所稱六觀音。

一大悲觀音、千手千眼觀世音、二大慈觀音、三獅子無畏觀音、四阿摩提觀音、五光普照觀音、六十一面觀音、五天人丈夫觀音、準提觀世音、六大梵深遠觀音、七如意輪觀音。第三獅子無畏觀音，即顯騎獅之像。日本佛教全書第四七覺禪鈔內阿摩鉢。及寶龜院藏西字阿摩提念誦次第、只有此尊現騎獅者。其顯應本事、及眞言如次。阿摩鉢、此云無畏、又有寬廣之義。乃觀自在化身。昔于闐國信士、持觀自在菩薩眞言、所求大聖現形、爲時已久。一夕、空中有聲曰、汝往鄰國謁某王。此王法令嚴酷、犯罪者必刑無赦。此信士既謁某王、見宮中種種悉佛刹土、此王即現形之觀自在菩薩也。是時此信士見此王用刑嚴酷、即敬問曰

、大聖治化、豈亦用刑戮耶、其如慈悲之意何。菩薩告曰、此土衆生剛強難制、刑戮所以化人、彼俗犷悍、非此不足以服之。政令若成、吾亦當隱。此信士遂傳此尊像法及眞言。眞言曰、曩莫劔麼攞播拏曳唵阿麼鉢婆嚩賀

東密儀軌

如婆羅密菩薩形、三目四臂、乘白獅子、立形、頭向左膝下、首戴寶冠、以白蓮花嚴飾。前二手執鳳頭篋、左一手掌摩竭魚、右一手持吉祥鳥、白色、左足屈在獅子項上、右手垂下、向左諦視。光焰上、一佛、左手持蓮花寶篋、右手施無畏。寶冠上有無量壽佛、吉祥鳥等、三形、或用蓮花等、觀音部通三形、或篋篋。

中秘像法

一頭兩臂、與東密四臂畧有不同。身肉皆白、面貌端正、頭戴天冠、頸有瓔珞、右臂垂下、五指皆申施無畏手、左臂曲肘、手當左嬾以把蓮花、亦紅白色。頂背圓光、上有傘蓋、下騎青獅。(唐義淨法師所傳)

南海自在觀菩薩法像與此頗合。此外尙有可證明者、清初刊印大悲心懺法、大悲心大陀羅尼神妙章句、地喇尼、漢譯是獅子王兵驗讀誦。其圖作菩薩乘獅狀、手印與南海之像略同。又華北菩提學會印行金剛經各法主尊像。有獅吼觀自在身、一面、二臂、三目。右手作無畏印、按右膝。左手持食二指作圓形、按於身左後側之墊。其圖中間出蓮一莖、生二花。一枝齊耳開敷。上嚴燄然寶劍、一枝稍長、上飾雜色香花、盈滿白色顚器。左側自墊上立三尖叉杆、繞白蛇、口吐三毒以吸顚器雜花之香。左乳覆獸皮、獅上而坐。一切嚴飾、雖與南海之像不盡合。然既曰獅吼觀自在、自是名實相符。騎獅所以表現無畏、嚴飾雖有不同、本義則一。東土匠人、不諳印度之法、所造原難吻合。經論繁多、各有傳述、亦難盡同、不必執一而滋

疑惑。此尊定名。依台宗所稱、則曰獅子無畏觀音。依密宗所稱、則曰獅吼觀自在。一而二、二而一者也。華北居士林長胡子笏居士、住五台山廣濟寺有年。教理宏深。前由五台來京。據談足疾痊癒緣由。係五台山菩薩頂扎薩克大喇嘛、傳以密宗坐獅觀世音心咒、因而持誦得痊。持咒時須觀想本尊。惜五台山無此尊菩薩造像。遂邀胡居士至自在觀參觀頂禮。同行者尚有五台山廣濟住持壽冶和尚。胡居士參拜時。即云此像確係觀音菩薩騎獅坐像。與所受者無異。並可將此真言廣爲流播。以拯人之病苦。

是騎獅觀音之威靈感應、尤爲捷速。北京得此坐鎮、消災致福、饒益衆生、可斷言已。謹詳考傳布。凡我士庶、發菩提心、具一切願者、皆可前往瞻禮而祈禱也。則此次王委員長之捐金脩葺莊嚴、功不虛捐矣。故卒相傳、像前舊有善財童子龍女兩小像、庚子亂失去、果爾、亦足爲觀音寶像之證、因併識之。

### 鹿巖小記

正

正

正

正

正

正

### 退翁

中華建國之七年秋、余自湘回京、得腦病。遵醫囑、入壽安山養疴於廣慧觀、古之黑門庵也。陳太監宗壽一見如故。病痊將別去。其徒郝誠泰許修然來致辭、謂陳師願余與斯山結香火緣、春秋佳日、得相過從。余重違其意、因指大澗西林木森秀處、昔人曾於茲卜築者、占數畝地、結廬奉佛焉。陳宗壽遂將東自立石溝、西至水源頭、上抵嶺、下及澗、書券贈與、報以六白金、是爲鹿巖精舍經營之始也。白鹿巖當澗右、巨石下覆中空若巖、遶時有仙人騎白鹿於此、故名。按春明夢餘錄、孫承澤於山中建退翁書屋、因號退谷。以地位考之、正當卜築之處、吾今亦號退翁矣。

明年春從事建造。山腰平地不足用。因開山疊石、以廣其基。建屋三楹、引泉環繞、承以石

渠。於東南置石龍口、懸流下注、雜木蒼蔚、遠望如瀑布之落樹杪也。下爲池、水自此入地、伏流而出、會西北溝水、趨石垣穿竇出、仍瀉澗中。壽安雖非極峻、而大嶺綿亘、最高處、出海面一千八百尺。朝霏夕烟、光景變幻。可以看雲、可以聽水。因題正屋曰水流雲在之居。無補老人趙督部爾巽、爲書額榜之。臨澗築臺、上有閣一間、曰觀源、草書自題額。東南築亭、可外眺、山中往來、皆經其下、曰退翁亭、從其舊也。吳縣楊千里天驥隸額。聯曰、風泉壯天籟、烟霞忘世情。江寧鄧效先邦述篆焉。山厨鶴舍、僮僕之居、農具之屋、以次布置。費逾三千金矣。

林木叢雜、不可無周垣以限獸跡。拾澗中鑠石、作虎皮牆、凡一百四十餘丈。前當大澗、水所衝嚙、砌石岸六十餘丈，巨石疊積、不用灰土、山中所謂乾揜。蓋畧仿蜀中竹籠貯石爲堰之意。不與水爭也。

垣成、於東南當澗設門。門外大石離立、若虎踞然。高槐大柳、搖風障日。盛夏無暑。鑿石爲梯級、以便登陟。磨澗中綠石、書鐫鹿巖精舍四字、榜其上。東西皆闢角門、因山開路、曲折層累而上。行花竹間、二百餘步、乃抵水流雲在之居。鳥語泉聲、引人入勝矣。

疏泉築岸、雖余所計畫、而開封穆紹聞啓康爲之監工。後回豫辦賑、數年病歿。余寫拔一切業障根本得生淨土陀羅尼薦之。所以報也。

疏引山泉之始、臥佛寺青年會美國人格林、欲括取泉水、供其支配、自行開溝置管。余以地權所屬、勸阻不聽、竟謂中國無法律。余折之曰、如中國無法律、君何所依賴而僑居我地、受我國保護乎。語爲之塞、然工未止也。乃援照條約、制止其工作、收管其器械。函達步軍統領衙門、轉告美公使禁戒之。步軍統領江字澄朝宗、派胡譯員查明調處。乃規定山中泉水下流、以供寺廟居民之用、無論何人、不得把持。舊有輸水石溝、每逢修理、報告營汛並地

主、然後施工。旋送來印文告示、乃勒石以垂永久。

水源頭者、山水所發源、金章宗屢游幸、所謂春水秋山無日不往也。舊有看花臺、莫辨其址。噴水石蟻亦毀。惟水清冷如故。一泉出石竇、一泉出石隙。出石竇者壯、出石隙者微。前朝承以石渠、輸諸靜明園。蓋玉泉清代三澗、而此涓涓終古不息、知源出地中、其來遠矣。今臥佛寺之南、石渠圯毀、水至臥佛寺而止。相傳水伏流、昔人曾投糠粃、於玉泉復見之。

壽安山見元史。峰巒廻合、中虛可居、故曰退谷。退谷之稱、不知始何時。孫承澤山東益都人、上林苑籍、明崇禎進士、官至吏科給事中、入清累遷吏部左侍郎、退休、享山林之福者十餘年。因以是名其谷耶。

山之中部平曠處、舊有廣泉寺、不知始何時。清初、詩人王熙王崇簡父子皆有詩。道光時毀於火。今寺基、犁爲田。遵化史惺髯、昭遠冷鵬圖、皆以爲可作生壙。乃以七白金收之。上至狼窩、下至大澗、東至盤道、西至虎山、約一百餘畝。惺髯點穴、坐巽向乾。掘地五尺見石。石盡、有泉、不堪用。明年東移二十餘步、癸山丁向。土具五色。燒磚築壙、上鋪以石、作銀錠扣。立一級石浮圖、自撰記刻之。余本南荒僧、故依釋氏法也。平治墓前、得柱礎五、皆方三尺、以充拜石、昔日規模之巨、可想見矣。壽域繞以垣、額曰香嚴塔院。陳師曾衡恪篆之。種松、栝、槐、柏、銀杏、青楊、鷄爪楓、數百株。胡桃、梨、栗、杏、柿、周列垣後。不十年遂成葱鬱之觀。築壙之地、乘幽控陽。雨則出雲、雪則先解。得氣故也。自澗關路、以達塔院、凡一百二十餘丈。中間有廢井、舊曰廣泉寺一衆所取給也。春明夢餘錄稱其水甘冽、與碧雲並美。召四王府井王議洵濬。彼云山高水深、難於到底。雖百金不允。余以爲古人鑿井、必辨泉脈、山高水高、不足慮也。議定、每丈工費七金。濬至二丈五尺

、已見柏木底盤、甘泉噴起、工乃止。修補破漏、琢石爲闕、而鑄篆書廣泉古井四大字、并識重修年月、以存古蹟。惺惺臨視而喜曰、拙倒星辰豎起看。此亦十六貪狼之一也。

塔院後山餘地、先補老人、及金兄仍珠還、傅兄清節良佐、出資俾余收購、多植果木、以增山川之美、此朋友之嘉惠也。本擬擴至山頂。議未成、而于役東北。比歸、則大窪定草溝一帶、已爲人租佔立約。主其事者、爲粵東陳李諸人。於此畜牧樹藝、以謀收益。每日吹笛而出、鳴鐘而食。於是兩年耗費萬金、樹枯蜂死、牛羊移飼於城內。理想之與事實相遠如此。帝制早廢、陳宗壽物故、內監失勢、郝誠泰有鑒於大窪轉佃之壓迫、因將山內餘地、分段承租於余及諸友、既得押租、復可藉以保存、而歲入一仍舊額、智計周矣。余始終以維護茲山爲志、重違其請。連年開墾築路、種樹藝果、所費甚鉅。許修然貸借未遂、乃迫脅郝誠泰提議撤消租約。諸友譁然。余屢經調停、而許堅執己見。竟於步軍統領衙門、捏詞呈訴。時王茂宣懷慶任步軍統領、得詞大詫。派員詳查得實、駁斥之。許修然復訟於法院、終不得逞、乃已。許慚愧回鄉、搜括觀中資物以去。郝誠泰來道歉、余慰藉之。後有求於余、援助如故。十餘年未之改也。

農商部置林業試驗場於金山遺光寺。初於附近官山造林、示倡導、用意良厚。主事年少喜功、屢來壽安、垂涎泉壤之美、林木之茂、遂萌佔奪。農林司長黃右昌、不加考察、強指爲官山。由象鼻子溝、直至碧雲寺後、徧立石椿。不知太監昔年受地於寺僧、而稅有印契也。余與郝誠泰等、訴願於農商部。時莫柳忱德惠管部務、允秉公查勘。未及行、而寇遐繼任。余與寇遐臨時參議院同議席、乃向其提議、一準予撤銷、二批駁訴願、俾依法律解決。越三日、批駁文下。乃於平政院、提起行政訴訟。李石曾居碧雲、首毀其石椿、山民繼之、一夕而盡。平政院裁決、撤銷農商部處分、呈經大總統令飭執行。然余以訟累經年、損失至二千金



。官吏不法如是。懲前毖後、乃從事全山測繪。於地方法院爲保存之登記、環山建立民有石  
椿。耗費又五百金有奇。住山蓋亦難矣。

當行政訴訟之進行、隣近山主、若傅姓、張姓、及玉皇頂萬花山兩廟住持、皆起而參預。曹  
司中持此議者、遂不得不知難而退、山民遂免失業。部中之答辯書、四參事主稿、復以千金  
延律師刁名世合撰。余之律師王勁聞、適患病不能文、乃自奮筆與戰、終以事實勝於雄辯、  
獲勝利。豈余所及料哉。友人某謂應將事實大書鐫崖石、余曰、君子不欲多上人、况敢加諸  
大部乎。行政訴訟、蓋萬不得已耳。

(未完)

### 荆公詩識

王叔海

荆公詩、議論高奇、蓄意隱微。一語之出、往往非反覆探討不能驟曉。自新法行、公以政見  
獲罪於當世、以致謗毀日集、至於無可撻拾、乃并其詩亦不免於熾議。於是斷章取義、曲爲  
之解、煨鍊之嚴、有如酷吏。後世沿其餘波、嚮譽衆口、以至於今、而公詩之真面目遂不可  
見。因考列其尤爲當時所詬病諸篇、或詮釋字句、或取證事實、必求公之命意昭然若揭、庶  
學者不爲一時黨見所蒙、此荆公詩識之所由作也。

#### 一明妃曲第一首

明妃初出漢宮時、淚濕春風鬢脚垂。低徊顧影無顏色、尙得君王不自持。歸來卻怪丹青手  
、入眼平生幾曾有。意態由來畫不成、當時枉殺毛延壽。一去心知更不歸、可憐着盡漢宮  
衣。寄聲欲問塞南事、只有年年鴻雁飛。家人萬里傳消息、好在氈城莫相憶。君不見咫尺  
長門閉阿嬌、人生失意無南北。

李註(註一)有山谷辯深父語、且以爲可與李翰林王右丞并驅爭先。同時和者則有歐陽永叔

劉原父司馬君實梅聖俞諸公。歐(註二)梅(註三)皆以詩名、而觀公并有遜色。

(註二)山谷跋公此詩云、荆公作此篇可與李翰林王右丞並驅爭先矣。往歲道出穎陰、得見王深父先生、最承教愛。因語及荆公此詩、庭堅以爲詞意深盡無遺恨矣。深父獨曰不然、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人生失意無南北非是。庭堅曰先生發此德音、可謂極忠孝矣。然孔子欲居九夷、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恐王先生未爲失也。明日深父見舅氏李公擇曰、黃生宜擇明師畏友與居、年甚少而持論知古、血脈未可量也。

(註三)歐陽永叔集明妃曲和王介甫

胡人以鞍馬爲家、射獵爲俗。泉甘草美無常處、鳥驚獸駭爭馳逐。誰將漢女嫁胡兒、風沙無情貌如玉。身行不遇中國人、馬上自作思歸曲。推手爲琵却手琶、胡人共聽亦咨嗟。玉顏流落死天涯、琵琶卻傳來漢家。漢宮爭按新聲譜、遺恨已深聲更苦。續續女手生洞房、學得琵琶不下堂。不識黃雲出塞路、豈知此聲能斷腸。

再和明妃曲

漢宮有佳人、天子初未識。一朝隨漢使、遠嫁單于國。絕色天下無、一失難再得。雖能殺畫工、於事竟何益。耳目所及尙如此、萬里安能制夷狄。漢計誠已拙、美色難自誇。明妃去時淚、灑向枝上花。狂風日暮起、飄泊落誰家。紅顏勝人多薄命、莫怨東風當自嗟。

(註三)梅聖俞和介甫明妃曲

明妃命薄漢計拙、憑仗丹青死誤人。一別漢宮空掩淚、便隨胡馬向胡塵。馬上山川難記憶、明明夜月如相識。月下琵琶旋製聲、手彈心苦誰知得。辭家只欲奉君王、豈意蛾眉入虎狼。男兒返覆尙不保、女子輕微何可望。青塚猶存塞路遠、長安不見舊陵荒。

明妃曲第三首

明妃初嫁與胡兒、氈車百輛皆胡姬。含情欲語獨無處，傳與琵琶心自知。黃金捍撥春風手、彈看飛鴻勸胡酒。漢宮侍女暗垂淚、沙上行人却回首。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可憐青塚已蕪沒、尚有哀絃留至今。

此詩尤爲當世訕者引爲口實者、即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二語。李注曰范冲對高宗常云、臣常於言語文字之間得安石之心、然不敢與人言。且如詩人多作明妃曲、以失身胡虜爲無窮之恨、讀之者至悲愴感傷、安石爲明妃曲則曰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然則劉豫不成罪過、漢恩自淺虜自深也。今之背君恩投拜而爲盜賊者、皆合於安石之意、此所謂壞天下人心術、孟子曰無父無君是禽獸也。以胡虜有恩而遂忘君父、非禽獸而何。公語意既非，然詩人務一時爲新奇、求出前人所未道、而不知其言之失也。然范公傳致亦深矣。何景綸鶴林玉露論荆公此詩之苟心不相知、臣可以叛其君、妻可以棄其夫乎。其視白樂天黃金何日贖蛾眉之句、蓋天淵懸絕也。

蔡氏考畧辨此詩畧曰、彼曉曉之議此詩者、祇緣未識恩之一字耳。夫恩之爲言、猶愛幸之辭耳。明妃處漢宮數歲未得見、是愛幸之所未及者、曰漢恩自淺可也。單于喜得明妃、其恩自深、亦就其愛幸之私言之。明妃何有背主忘漢之嫌乎。

按詆公者捃拾漢恩自淺二語、傅會爲射影之談固非。而辯者蓋亦多於詩旨未識耳。屬詞之註亦以公語爲非、不過深不滿於范之傳致而已。賢如蔡元鳳氏尙不免斤斤於恩之一字反覆詮釋、亦未爲得也。蓋公之爲此詩、於前詩之意固不相悖。若云漢恩自淺而胡恩自深。然而人生之樂在於知心、若胡者恩深而非知心者也。故其始曰含情欲語獨無處傳與琵琶心自知。又曰彈看飛鴻勸胡酒。皆謂胡人不可與論衷曲也。屬詞亦知其心不在胡矣。及云漢

官侍女暗垂淚、沙上行人却回首、皆念念不忘於漢之人、故有樂在知心之語。而末云可憐青塚已蕪沒尚有哀絃留至今、益深惋嘆之矣。使如議者之言以胡爲知心、遂以忘漢、則何以又有彈看飛鴻心不在胡之語於前。而知心既爲樂矣、何以復有哀絃傳今之語於後。公非無智小兒、乃於一篇之中前後抵牾若此。雖議公者若范若羅、亦不能信其如是也。然而必欲故入之罪者、不思之過耳。況明妃以小女子受命入胡、意在和戎。擬之劉豫、固不倫矣。至樂天詩君王若問妾顏色、莫道不如宮裏時、則徒稱其以色事人。以視公兩詩所謂知心失意者、敦厚輕薄之間蓋可判矣。

公詩亦有故出新意、用古人語而曲解之者。若干蹊（註四）之類是也。而明妃之詩固無此也。公詩亦有故爲反覆之語以示新奇者、若芙蓉堂詩二首（註五）之類是也。而兼并寓言詩固無此也。

（註四）千蹊詩

千蹊百隧散林丘、圖畫風烟一色秋。但有興來隨處好、楊朱何苦涕橫流。

（註五）芙蓉堂二首

投老歸來一幅巾、尙私榮祿備藩臣。芙蓉堂下疏秋水、且與龜魚作主人。  
乞得膠膠擾擾身、五湖煙水替風塵。祇將鳧雁同爲侶、不與龜魚作主人。

二虎圖

壯哉非熊亦非羆、目光夾鏡當坐隅。橫行妥尾不畏逐、顧盼欲去仍躊躇。卒然我見心爲動，熟視稍稍摩其鬚。固知畫者巧爲此、此物安肯來庭除。想當槃礴欲畫時、睥睨衆史如庸奴。神閑意定始一掃、功與造化論錙銖。悲風颯颯吹黃蘆、上有寒雀驚相呼。槎牙死樹鳴老鳥、向之俛喙如哺鷄。山墻野壁黃昏後、馮婦遙看亦下車。

邵氏見聞錄曰、魏公知揚州、王荆公初及第爲簽判、每讀書至達旦。晷假寐日已高、急上府、多不及盥漱。魏公見荆公少年、疑夜飲放逸。一日從容謂荆公曰、君少年勿廢書、不可自棄。荆公不答。退而言曰、韓公非知我者。魏公後知其賢欲收之門下、荆公終不屈。故荆公熙寧日錄中短魏公爲多。每日韓公但形相好耳。作畫虎圖以詆。公薨、荆公輓詩云、幕府少年今白髮、傷心無路送靈輜、猶不忘少年語也。

李注云、或言王介甫歐陽永叔梅聖俞與一時聞人、坐中分題賦虎圖。介甫先成、衆服其敏妙、永叔乃袖手。蔡氏考畧以爲諸公分題賦詩、必在嘉祐初年。是時韓公不在坐、又去慶歷十餘年、曷爲與諸公賦詩而忽謂及韓公耶。

按此詩不類公少年作。蔡氏以爲嘉祐初年所作極是。則邵氏韓公之說不攻自破、且詞意亦不類。而後半全在描寫畫手落筆之工、當與杜子美畫驪行并讀。

公輓韓公詩推挹備至、幕府少年一語、不過歲月淹忽、傷老惜年之語。公又有入瓜步望揚州詩云、落日平林一水邊、蕪城掩映祇蒼然。白頭追憶當年事、幕府青衫最少年。不知邵氏視此詩亦爲刺韓公否。又重過余婆岡市詩云、憶我東遊未有鬚、扶衰重此駐肩輿。市中年少今誰在、魯叟當街六十餘。皆此類也。蓋公於慶歷二年簽書淮南判官年二十二、數詩皆追憶舊時事、故屢云少年耳。何有於韓公之恨哉。

### 三兼并寓言詩

兼并

三代子百姓、公私無異財。人主擅操柄、如天持斗魁。賦予皆自我、兼并乃姦回。姦回法有誅、勢亦無自來。後世始倒持、黔首遂難裁。秦王不知此、更築懷清臺。禮義日已偷、聖經久湮埃。法尙有存者、欲言時所咤。俗吏不知方、措克乃爲材。俗儒不知變、兼并可

無權。利孔至百出、小人私闖開。有司與之爭、民愈可憐哉。

寓言

婚喪孰不供、貸錢免爾榮，耕收孰不給、傾粟助之生。物贏我收之。物窘出使營。後世不務此、區區控兼并。

李注云余常見楊龜山誌譚勸墓（蔡氏考畧云今龜山集不見譚勸墓誌）云、公雅不喜王文。或問其故。曰說多而屢變、無不易之論也。世之奸者借其一說可以自解、仗節死誼之士始鮮矣。始余以勸言爲過、今觀此詩不能無疑。又曰公詩常云俗儒不知變兼并可無摧、而此詩乃復以控兼并爲非。

蔣氏考畧云、兼并詩既以兼并爲奸回矣。其云法尙有存者欲言時所哈、即所謂先王經制與七月之詩是也。俗吏不知方、培克乃爲材、固非即俗儒不知變。謂兼并可無摧亦非也。語意本如是耳。至寓言詩婚喪補助諸語皆周官之成法、孟子之遺言也。末云後世不知務此、而徒區區摧兼并、猶無異焉。視前詩本一意相承、而至是尤加深切耳。

按寓言一詩列舉先王之政、以爲如是則兼并即無由生、何須區區摧控之哉。即兼并詩「勢亦無自來」語意。而末云區區者即兼并所謂「不知變」也。洪氏容齋四筆（註一）載此詩痛詆爲新政禍源外、復謂其語絕不工。蓋公是作、所謂以文人詩。夾以論議、不假彫飾。雖未可爲法、而筆力橫悍、迨一時無可與敵。洪氏之言、則亦欲加之罪何患無辭耳。

（註一）容齋四筆云王荆公議論高奇、果於自用。嘉祐初爲度支判官、上萬言書謂天下財力日以困窮、風俗日以衰壞。患在不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也。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而固以合矣。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常以不足爲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爾。在位

之人才既不足、而閭巷草野亦少可用之才。社稷之託、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爲常、而無一旦之憂乎。願監苟且因循之弊、明詔大臣爲之以漸、期爲合於當世之變。臣之所稱、流俗之所不講、而議者以爲迂闊而熟爛者也。當時富韓二公在相位、讀之不樂、知其得志必生事。後安石當國、其所注措、大抵皆祖此書。又不忍貧民而深疾富民、志欲破富而惠貧。常賦兼并詩一篇曰、三代子百姓、公私無異財。人主擅操柄、如天持斗魁。賦予皆自我、兼并乃姦回。姦回法有誅、勢亦無自來。後世始倒持、黔首遂難裁。秦王不知此、更築懷清臺。禮義日已偷、聖經久溷埃。法尙有存者、欲言時所哈。俗吏不知方、措克乃爲材。俗儒不知變、兼并可無摧。利孔至百出、小人私闢開。有司與之爭、民愈可憐哉。其語絕不工。迨其得政、設青苗法以奪富民之利、民無貧富、兩稅之外皆重出息十二。呂惠卿復作手實法、民遂大病。其禍源於此詩、蘇子由以爲昔之詩病、未有若此其酷也、痛哉。（未完）

### 稻花香館雜記

蘇次黃詩韻

### 薇園

元豐元年山谷初識東坡、贈古風二首。其第二首云、青松出澗壑、十里聞風聲。上有百尺絲、下有千歲苓。自性得久要、爲人制頽齡。小草有遠志、相依在平生。醫和不並世、深根且固蒂。人言可醫國、何用太早計。小大才則殊、氣味固相似。此二詩均載山谷集中。乃蘇集內所載東坡次韻黃魯直見贈古風二首、其第二首、空山學仙子、妄意笙簫聲。千金得奇藥、開視皆稀苓。不知市人中、自有安期生。今君已度世、坐閱霜中華。摩娑古銅人、歲月不可計。聞風安在哉、要君相指視。竟脫去第三韻齡字一聯。考宋氏刻施註蘇詩、於此詩目下引黃原作、亦無自性得久要爲人制頽齡一聯。豈山谷贈東坡時本無此聯、東坡遂遺此韻歟。抑

東坡誤遺歟。未知可考定否。

瀧岡阡表異聞

歐陽文忠公瀧岡阡表、爲世傳誦者、實載在文忠全集居士集第二十五卷、作熙寧三年庚戌。但集中卷六十二、外集卷第十二、又載先君墓表、與居士集所載大異。且後綴銘語、爲居士集所無。銘曰、

而耕而田、歲取百千。而耘而學、久而不獲。田何取之、困倉峩峩。學而取之、簞笏盈家。量功較收、所得孰多。先君之學、獲不及時。匪于其躬、而利其後。疾遲幾何、善無不報。先君之貽、予修不肖。矧有才子、于何不有。矧我歐陽、世家惟舊。自始氏封、烏程之亭。在北有聞、或翼或青。中顯彌長、或吉或衡。勢大必分、枝葉婆娑。惟吉舊居、子孫今多。木久而林、有喬其秀。矧我歐陽、扶疏並茂。先君之德、吾母知隆。子修不肖、以俟其宗。以勉同鄉、敢及他人。

公母鄭太夫人卒于皇祐四年、公皇祐五年自潁州護喪歸葬吉州之瀧岡、兼祔葬胥楊二夫人。大率原表文作于是時。後十六年熙寧三年始建阡表刻碑、改正前文甚多、銘亦刪去。即居士集所載者是也。又黃山谷集(祠堂本)黃文節公年譜、元豐四年辛酉載作檄龍文。按云、

是年歐陽文忠公瀧岡阡表碑爲龍神借觀。黃魯直檄龍文云、臣黃魯直謹言。臣聞天子詔修永叔、以三月三日趨朝、欽承皇上深寵、錫爲重爵、推以峻位、加恩三世、著其褒詞、以贈修命。石氏鐫之、故刻瀧岡阡表世次碑。乃僱舟載回、過鄱湖、忽狂風大作、波濤洶湧、舟幾欲覆。空中似有人語曰、聞公文章蓋世、水府願借一觀。自謂龍也、請碑入水、遂不見。修驚愕不已。時公知太和令、修以同邦之誼命公爲文以檄。其文云、洞天水府之宮、震澤主者潤濟王闕下。福地陰陽、龍池歲月。星斗芒寒、受穹質於上界。雲津變化、膺顯



號於人間。廟食吳中、官民均賴。茲有河神之玩法、敢將表石以沈淪。妙畫雄文、自應呵護。瓊章玉冊、孰敢誰何。雖龍宮之幽玄、而雷神之慧徹。巽風震雷、駭蚪奔鯨。地裂水竭、淵泉俱滅。既已各司其職、胡不永保其身。以汝上天功也、曠首雲霄、德配亭毒。乾道之性、厥位六焉。鼎成以升、實汝之神。下地利也、淵源潭洞、養身遁性。坤絕妖塵、其德玄焉。禹舟之負、實汝之功。今汝不然、乃罹茲禁。萬一株連、五龍盡滅。書畢投檄湖中。後閱月、碑出永豐沙溪。薄視之、朱圈祭而豐不如養之薄八字。龍涎宛在焉。事載筠廊偶筆。然至今永豐碑檄猶存、非僅如空文傳奇之謂也。第所紀時日、熙寧三年庚戌。今查年譜、實公元豐四年事。若熙寧公尙在葉、未至太和也。其中不無乖訛、故並譏之。考歐陽文忠於熙寧三年建瀧岡阡表碑、是年六十四歲。至熙寧五年公年六十六歲薨。何至於公歿後九年元豐四年、是碑舟過鄱湖爲龍神借觀。山谷作檄龍文事頗涉荒誕、集內亦未載此文、似不可信。然筠廊偶筆係於熙寧三年庚戌、猶爲近是。而徐名世刪補文節年譜、特誌是文於元豐四年之下、誤矣。文節年譜係其諸孫裔所編、必無是條。筠廊偶筆係年熙寧、亦無大誤。徒以是年文節未至太和、而指爲乖訛、豈不知歐陽文忠已薨去九年耶。

### 唐高嶸碑

京師彰儀門外南河泊、舊爲王公貴人游讌之地。不知何時爲一德人某所得、治爲別墅。又借於北京大學教授洪濤生 Dr. Hundhausen 居之。予於庚午辛未間、由洪氏招請茶會、屢游其地。見其居室廊下、置一約方二尺之碑。薄觀之、乃唐高嶸墓誌也。字雜隸體與諸隋碑相近。當時未能手錄其文、洪氏允墨拓數紙相贈、亦未果。後遣人錄其文如下。

大唐故右監門衛中郎將高府君墓誌銘 并序

朝議大夫行許州司馬魏承休撰

君諱嶸、字若山、渤海人也。其先周太公之後。高祖岳北齊清河王。曾祖勣北齊樂安王，尚書右僕射。祖士廉 皇朝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申國公、圖形麟閣、贈太尉、并州都督、制謚曰文獻、配 太宗文武聖皇帝廟饗。父審行 皇朝尚書右丞、雍州長史、戶部侍郎、渝州刺史。昔西周之興也、維師闢其四履。北齊之帝也、維城繼于兩華。生則榮寵、在麟閣而圖形。歿則退思、居廟廷而配饗。京兆允精於口、顧兼特於二輔。渝川遺愛在人、永流芳於三峽。君弱冠崇文生、明經擢第、授荊州參軍、特 勅試通試舍人、尋正除。無何、以親累出唐州長史、不之任、改左衛長史、少府監丞。遷右衛率府郎將、加遊擊將軍。轉左衛郎將、加寧遠將軍、遷右監門衛中郎將。君籍慶挺生、含章秀發。初裹銀於紫口、俄漸陞於參卿。出王言其若綸、累光敷奏。亮天華之可追、還司口戎。茂口屈生、承明已過於三人。興深潘子、騎省彌傷於二毛。雖暗合於孫吳、每韜光於瓊俎。榮非衰職、長懷孝伯之嗟。歲在己年、奄迫庚戌之夢。春秋六十、以開元十七年五月廿日遘疾、薨於河南府洛陽縣通遠坊之私第。君生而惠和、言必忠信。體備四時之氣、行包九德之美。負逸羣之才、屈冲天之勢。壹捐館舍、永歸窀穸。粵以其年十月十六日還厝於河南縣平樂鄉中原、禮也。有子祇等率由孝道、因口口至。思盛口之不口、用題芳於貞石。銘曰、尚父龍驤、清河鳳峙。蟬聯後代、暉煥前史。口口公孫、必復其始。中郎英英、方爲國楨。高志未騁、薄宦雖成。空餘千載、凜凜猶生。

此碑剝蝕不多、大率新出土者。似未見著錄。第字體頗多篆隸、鈔錄者不識、故譌誤時出、予亦未暇往觀也。考高氏本北齊宗室。嶸高祖岳爲清河王。曾祖勣(舊新唐書均作勣)爲樂安王。祖士廉名儉。(新唐書有高儉傳)當隋時以舊朝宗族、深自韜晦、屏居終南山下。薛道衡崔祖濬等爲隋顯貴、與士廉爲忘年交、由是知名。士廉妹適隋右驍衛將軍長孫晟、生子

無忌及女。晟早卒、無忌及女均鞠養於外家。太宗潛龍時、士廉以甥女妻之、後爲文德皇后。士廉敏事有大度、加以故舊姻戚、先封許國公、後封申國公、爲唐初勳閥。士廉有子六人。履行、尙太宗女東陽公主。至行。純行。審行。慎行。嶸爲審行子。新唐書稱審行自戶部侍郎、貶渝州刺史、與嶸碑合。高嶸爲數代顯貴後裔、碑序可備史乘、彌可珍貴。惟撰文人許州司馬魏承休待考。予嘗與洪君言、將以他古物易之、久未實行、未知能遂其願否也。姑識之於此。

(未完)

### 課藝(甄錄試及第一次月課)

#### 四維說

沈亦介

自孔門羞稱五霸之說出、而管子一書、遂爲後世儒者所不屑道。蓋以其牧民山高乘馬諸篇、皆霸術也。然夷吾天下才、古之人早有定論。特所事者不過一中材之主、豎刁易牙開方環伺左右、苟與言王道或扞格而不能入、故管氏不得不以急功近利之說進。使吾術易行、而天下亦陰受其福。孔子於當時各國卿大夫中獨稱之曰仁、所以知之者深矣。而其言立國之道重在四維、尤爲千古不易之偉論。夫國不患貧不患弱亦不患危、而人心一死、則雖有聖智、亦無術以已其亂定其傾、俾天下不至有載胥及溺之痛。管子嘗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蓋以國於天地、必有與立。所與立者、非其城之高也、池之深也、兵革之堅利也、米粟之饒多也。而要在於禮義廉恥之存乎人心者、雖百折而不渝、萬死而不變。卽處艱難困阨之境、亦必保持此秉彝固有之德、以爲國家爭生存。如是則亂可復治、傾可復安。如泛舟然、有繩焉以繫之。不幸而遇狂風巨浪、自不患其飄搖無定、而顛覆於波濤澎湃之中矣。嗚呼、國之繫乎禮義廉恥、固若是其重哉。雖然、愚竊以爲當天下大亂之時。禮也、義

也、廉也、三者固不可缺一。而恥之於人所關尤大。嘗讀歐陽文忠公五代史、顧亭林先生日知錄、皆引管子四維之說。而獨於士大夫之不知恥、尤若有隱痛焉。豈非以人而無恥、其毒之中於一己者猶小、其害之及乎天下者、將不可勝言哉。

識澄如鑑筆銳如犀硬語盤空勁弓破的非宿學不能遽造此境

#### 四維說

周寶書

人所以參天地而立者、以其有健順五常之德。積人而爲國、其所以治隆俗美興盛不已者、亦惟在人人能擴充此固有之德耳。夫所謂德者何也、在人則有四端、孟子所言仁義禮智是也。在國則爲四維、管子所言禮義廉恥是也。仁義禮智根於心、禮義廉恥存乎人。稱名雖有出入、爲德實無二致。四端不具、人而非人。四維不張、國將不國。管子有鑒於此、而以守四維爲治國之本。宜其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雖孔子亦有民到於今受其賜之歎也。夫禮者人以立、義者行事之宜、無禮義則上下亂、管孟之所揭鑿者正復相同。若廉與恥、即孟子所謂辭讓之心羞惡之心、由是擴而充之耳。特就一人言修養、則仁智自可兼賅。爲一國立紀綱、則廉恥尤爲警醒。在孟子固嘗自謂不爲管仲、而其所論爲人之道、與管氏所舉爲國之要、若合符節。蓋民德之根本在斯、聖賢無能或易。此心同此理同、此即孔子所謂百世可知。時無間古今、地無分中外、舍是無以立國、即舍是無以爲人。史稱齊俗急功利喜夸大、而管子獨標四維之說、以正民德以培國本。偉哉泱泱乎、表東海之風。易世而後、餘烈所播、至戰國而獨後亡。雖曰地利所關、實亦人謀之善。桓公盛業冠乎東周、遠非後世雜霸之術所能及矣。顧或有謂民德之立必以生計爲先、所謂倉廩實而知禮義、衣食足而知榮辱。否則孟子亦嘗有言救死唯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然此特爲世之凡民言之耳。若夫豪傑之士、立志以爲天下倡、修身行道不越準繩、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又何能以困阨易其初心。孔

子云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食可去而民德不可須臾離也。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大哉四維、其立國之懿德歟。

不泛撫禮義廉恥枝詞而獨切管子立論是知行文之訣者

#### 四維說

林承

上下數千年縱橫數萬里、圓顛方趾之倫建國於寰宇者、蓋不知其若干數矣。稽諸舊史證以前聞、究成敗之由察興衰之迹、則綱維舉者罔不興、民德喪者罔不亡、事若合符、不容或異者也。華夏政教盛自有周、文武肇基、成康繼軌、郁郁之美見稱宣尼。及至東遷以後、王室既卑諸侯肆橫、四夷交侵、中國如綫。管敬仲以王佐之才、秉齊國之政、克相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使神州黎庶不淪左袵、而姬周社稷得以綿延又數百年者、微斯人之功不及此也。管子一書雖非夷吾所自著、要爲後來學者集遺說以成之、故得窺其言之梗概。先秦諸子大抵如斯、不足異也。管子論立國之道、以爲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蓋深慨乎周室之凌夷、中夏之削弱、正坐德教之頹廢也。夫周之所以興殷之所以亡、其迹可得而按也。受辛不君、上下縱弛、破禮義之防、越廉恥之限、酣嬉恣肆自適其樂、此雖有國而無以維其君臣上下之心、有如危葉畏風驚禽易落。而周人於此時方修茲政教、舉其綱維、明禮義而尚廉恥、示萬民以軌則。質虞芮之成、伐崇墉之暴。迨夫三分有二猶復不遽代興、示天下以無貪。故能使遐邇輸誠、若水流濕火就燥。不逮牧野之師、而四海人心盡歸周室矣。是周之興綱維張、殷之亡綱維喪也。齊爲周之東藩、擅山海之饒、民習富樂、易流於弛。仲父爲政欲舉全齊之力、翊衰周之運。使非大振綱維納民軌物、不足以致治。夫無禮則民縱恣而囂張、不義則衆相賊以邀利、寡廉則吏習侵漁、鮮恥則人不自愛。究其極上下交征不至亡國喪邦而不止。此管子論爲政之要、而先須四維之張也。夫齊桓公中主耳、其才不特不足以濟衰

周、且恐不勝任齊國。惟其有仲父作相、洞治亂之源、舉綱維之教、故能尊周室而成霸功。桓公之業、仲父之績也。夫子如仁之歎、豈偶然哉。嗟夫、四維之說、自東周以來學者誦習二千有餘年矣。知之者衆行之者寡、而歷代之盛衰、終視四維之張弛而莫能外。仲父之言真足以垂訓萬世矣。嗚呼、自鼎革以還中國之不寧已久、其亦有四維不張之過歟。方今舊邦再建、庶政維新、培民德而振綱維、管氏之書蓋在所重視矣。

上下古今日光如炬有王景畧捫竈縱談之概

#### 四維說

羅方爲

管子爲吾國法家之最早者、其爲政也、首重揆官牧民。然官何以揆民何以牧、其道不一。復總括言之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是法治而兼禮治矣。申商或明法或言術、各得管子之一體、皆嚴刑峻法。秦用之以統一六合、乃不再傳竟以嚴刑失其國。此即管子所謂四維不張者也、國安得不亡哉。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蓋孔子主旨在以法治治其標、以禮治治其本。與管子揆官牧民而總括之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其意相合。班書不列管子於法家、豈無故哉。司馬氏曰法者治之具、而非致治清濁之原也。原何在、即管子所謂禮義廉恥國之四維是矣。居官者有禮則守先王之教、有義則得情而哀矜、有廉則清操自勵、有恥則勇於爲政、張此四維而官可揆矣。爲民者知禮則不苟於爭、知義則不苟於行、知廉則不肆所欲、知恥則不怯於中、張此四維而民可牧矣。蓋法令爲揆官牧民之具、而禮義廉恥乃揆官牧民之道也。所謂國之四維也。四維不張、國又安可倖存哉。且禮義廉恥互相維繫而不可偏廢、即如四維交相支柱而不可或弛者也。吾國言政治者以儒法二家爲大宗、儒家主禮治、法家主法治。儒家尙禮義廉恥、法家主嚴刑峻法。儒家爲政、似昧於治亂國用重刑之義。然孔子有言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猛。細玩政字、

非專指刑法可知。蓋孔子以儒家而深得管子四維之旨者也。嘗觀漢家喜文法廉吏、謂其可以止奸。今文法廉吏不乏可觀、而奸乃益甚者何哉。文法之吏好言法、以爲法一立即可以致治。乃琴堂多一科條、即草野多一機械。無禮無義、管子所謂四維不張也。廉吏矜一己清操、然自視過高、而奸僞即巧以傷之、亦未明管子四維之旨也。夫欲使居官者有禮義廉恥、如後世之舉孝廉方正、或可以得其人。然使在下者知禮義廉恥、則必法令教育相如輔車。庶在下者知恥有禮、有禮則守法、知恥則不逾於法、此所謂張國之四維也。故欲張四維者、必自興教育始。

獨具詮解心精力卓

教育救國論

徐承斌

國家之盛衰視乎民俗之隆污、民俗之隆污視乎教育之興替、教育與國家實有密切之關係也。稽古帝堯命契爲司徒、敬敷五教。故堯德巍巍、平百姓親九族和萬邦、成其時雍於變之化。夏殷二代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黨有塾州有學。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其教育設施雖未盡善、然敦本務實、明德新民一以貫之。是以民俗醇厚、教化大行、國泰民安，蔚爲至治、豈非教育優良有以促成之乎。夫衆毛不整振其領、萬目不張舉其綱、國家不興明其教。國之大患不患制作之不周、而患民德之不明。民之生血氣之偏、爲剛惡爲柔惡、戢戢皆是也。其譏淺而易淆、其行浮而易放、值道喪文敝之秋、異說爭鳴邪慝並作、其不隨波逐流相率而爲惡者幾希。此而欲轉移化導、完其本性、非施行教育惡乎可。自來國家之興亡、胥由於教育之良窳。觀於周德所由興、用吉士相國家也。秦祚所由促、燔詩書愚黔首也。晉俗之駁、祖老莊墮虛無也。宋俗之醜、法孔顏敦踐履也。天無日星則黯、地無華嶽則削、人無菽粟則飢。教育乃立國之大本、治世之要道。其於人、猶之菽粟不可一日忽視者也。吾

國自清末以後、建立學校振興教育。然而維新之徒接踵而起、拊擊仁義、排擯孔孟、以古先聖賢相傳之道、棄若敝屣、以愛親敬長入孝出弟爲無限拘苦、以誦說詩書砥礪廉隅爲頑固、以反道悖德戀愛離婚爲文明。辯有口者倡於前、愚無知者和於後。序彙之士、習乎異端曲說而不明大道、驚乎放言高論而不事躬行。縱其情於無等之欲、放其心而不知求。宇內洶洶、蠅蟻沸羹、人懷鬼域之心、士以狡獪爲能。家庭革命而孝道廢、同室操戈而弟道廢、貪贓枉法賄賂公行而忠道廢、奸僞相角詭詐相欺而信道廢。姦盜邪淫之行悖理亂倫之事層出不窮、禮義蕩然廉恥泯然、萬民擾攘、國家有累卵之危。揆厥由來、皆教育不良有以作之俑也。救國云乎哉。世之秉國鈞者、以天地民託命之身、深明教育爲救國之道。所望本固有之道德文化奠定教育宗旨、明德親民躬行一致、修道明教立其根本、則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上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悖。禮義以爲民之大節、廉恥以爲民之大防。將見蚩蚩者氓、相安於鑿井耕田之間。糾糾武夫、相率爲雅歌投壺之彥。莘莘學子、相儲爲梗枵棟樑之材。道德一而禮教明、禮教明而風俗同、國家不期強而自強矣。此吾所馨香禱祝者也。

深抉病癥立言有物文筆亦澤古而華

教育救國論

黃文欽

國家當板蕩析離之際、憂時之士莫不投袂而起、大聲疾呼、思有以拯國家之危亡、挽狂流於既倒。於是救國之策紛起雜陳、主振軍經武者有之、主提倡科學者有之、主振實業改革政治者亦有之。光怪陸離不一而足、莫不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如我國近數十年之現象是也。竊以爲此皆徒眩於歐美富強之美、而不究其所以致之之由、所謂等寸木於岑樓、不揣本而齊末者也。要知歐美富強之主要因素、乃在教育普及也。至於國政整飭科學昌明、既富且強者、特



其果耳。於以知救國之道、當以振興教育爲要圖。誠以教育不特可以啓發民智發矇振聾、并能闡揚道德、鼓舞國民愛國之精神。使民皆知愛其長皆欲死其上。誠如是則弱者可強貧者可富、小補云乎哉。昔夫子論衛既富必繼以教、勾踐報吳生聚猶須教訓。孟子亦謂城郭不完、非國之災也、兵甲不繕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再觀外史俾斯麥之治德、日本明治之維新、何莫非由普及教育而致富強哉。是知欲圖拯救中國、自當由振興教育始。顧或謂我國提倡教育數十年於茲矣、對於歐美亦步亦趨、然國之貧也如故、國之削也滋甚、教育亦何補於救國哉。殊不知我國數十年之主教政者、徒取歐美之糟粕而棄其精英、以此施教其何能淑。况一國有一國特殊之國情、一國有一國固有之文化、取長補短、借鏡他山、固無不可。若必盡捨己以從人、是直猶學步邯鄲、未得新知而盡棄其故步、直匍匐而歸耳。更無論橋樑准而化枳、歐美之國情、固有與我國相納鑿者矣。我國提倡教育數十年未收顯效者、即坐此弊。此其咎應由主教政之當局尸之、與教育本身無預也。然則此後提倡教育者、當闡發我國固有之文化、發揚而光大之。兼取歐美物質文明之所長、合爐共治。俾我國之教育成爲體用兼備之教育、毋蹈以往執教者之弊、則國家前途庶幾有多。憂時之士曷興乎來。

#### 竟體圓適持論獨精

#### 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義

童震亨

天下之治亂繫夫君子小人之消長、君子小人所由辨、察其宅心之所安而已。孔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喻即宅心之所安也。然則喻義喻利之微旨、殆所以明察而深辨之歟。夫喻猶曉也、心知之而未達於用、未足以言曉也。達於用而未果於用、猶未足以言曉也。其必澈於中而不奪於外、堅於信而不涉於疑、一若外乎此而別無所知也、舍乎此而他無所求也、乃可以言曉、乃可謂之喻。蓋喻從口從俞、心是之而口俞之、有樂此而終焉之趨向。殆又可以假爲

寓、寓宅也、猶言宅心之所在。又可以引申爲愉、愉快也、怡然快乎中則安然樂乎是、此則宅心之所安也。明察其所喻、則義利之界分、而君子小人之辨深矣。夫義利之界劃然如涇渭之分流、君子小人判然如薰蕕之異味、似無所用其明察而明辨之也。抑知義利之本、原不必分、且相因而爲用也。特其用有大小遠近之殊、從其心跡而論、乃有物我公私之別、實則胥不外乎人情。若以天理人欲強爲分析、則義利之界轉相淆混。易文言曰利者義之和、故易之一書言利獨爲詳盡。旁及群經亦多未嘗以利爲諱、是義利二字上古未嘗分也。蓋至春秋之時多重利、始與義分。孔子久已灼然燭及後世之人、將知有利而不知有義也。故於君子小人宅心之所安、而嚴義利之界。至宋儒乃以天理之公訓義、人欲之私訓利、其析理之精微至矣盡矣。然言義利之極仍復歸之於利害、是猶不免歎之以人欲、於義之防界不無淆混也。不若仍就文言而推闡之、釋爲本乎人情之常、而充其爲我之心以及物曰義。反乎人情之正而侈其爲我之心以害物曰利。而復證以左氏君子務知其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其小者近者之言。則及物之公與夫爲我之私、可不煩言而解。於是喻義喻利之旨明、君子小人之品析矣。譬之飢寒而求溫飽、人情之常也。由一己之飢寒而思衆生之飢寒、因一己之溫飽而求衆生之溫飽、此君子喻於義之易見者也。重一己之飢寒而輕衆生之飢寒、鑿一己之溫飽而奪衆生之溫飽、此小人喻於利之易見者也。推至一切好惡憂樂之情、悉自物我公私之界而察其宅心之所安者爲大小爲遠近、不惟君子小人之顯者易見、即彼汲汲於名者將亦見其猶之汲汲於利也。則世之貌爲君子者、又焉足以飾其矯而售其欺也耶。然則由是以求、君子上達小人下達之本源具於此。斯修己者宜有所從違、用人者宜有所取舍。夫而後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太平之迹基於此矣。

朱子嘗邀陸象山於白鹿洞書院講此章義聽衆有至流涕者時方二月天氣微冷朱子亦汗出揮扇其言之警動如此今之作者雖不敢望昔賢但如此作說理之明持論之正行文之潔自是一費

之雋大亦能盡發題覆簡當不支

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義

趙敬含

伊川程氏曰君子之於義、猶小人之於利也、唯其深喻是以篤好。象山陸氏曰此章以義利判君子小人、學者於此當辨其志。人之所喻由其所習、所習由其所志。志乎義則所習者必在於義、斯喻於義矣。志乎利則所習者必在於利、斯喻於利矣。按伊川之言篤好是在已喻之後、象山之言志習是在未喻之先。吾以爲二說解喻字各有攸當、而探本窮源、則象山之說爲尤得其要也。今夫人之爲人、同具官骸同有聰明、同學聖人易書詩禮春秋固無以異也。及其既成、或爲君子之徒焉、或爲小人之徒焉、豈有生之始遽不同如此哉。抑豈有驅迫限制爲之區別哉、習爲之耳。習之不同志爲之耳。志者習之根、志於義未有不習於義者也、志於利未有不習於利者也。習之不遷、至於既喻、而君子小人之名定矣。夫君子之定定於義之喻、小人之定定於利之喻、一喻則精神所注各專於一。君子終爲君子、即欲誘之使之懷惠去仁而不可得、固屬君子之大幸。小人終爲小人、即欲挽之使之回心嚮道亦不可得、是絕小人之自新也。象山知其弊之如是、而推其致之所由曰習曰志。庶君子見之知習之弗差而益習所習、知志之弗差而益志所志、故能如此二十六章中第九章之無適無莫、義之與比。小人見之則恍然悟曰吾之習差乎、吾之志差乎、吾之習與志殆如此二十六章中第十一章所云放於利而行多怨乎。多怨非惟不獲於義、而利亦失之。而今而後、吾當易吾利之習之志而爲義之習之志。然則象山之說可使君子堅爲君子、可使小人悔爲小人、并可使小人轉爲君子、以能在未喻之先提撕而警醒之也。不然、如伊川所論則天淵已判、不可救藥、失聖人勉人爲義之旨矣。或曰言必有據、象山習志二字果何所據乎。曰卽據此二十六章中之第一章第四章。第一章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此象山習字之所據也。第四章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此象山志字之所據

也。蓋處仁志仁日與義近、久之自爲喻義之君子。不處仁志仁日與利近、久之自爲喻利之小人。習志爲喻之始、喻爲習志之終。責以終則相安、責以始則相勗、人情大抵然耳。象山窺得此意、而據以立言、其所以警世者深矣。吾故曰象山之說爲尤得其要也。

就象山之說立論極爲透闢筆亦暢達

姚惜抱謂學問之事有三義理考證文章說

趙敬含

桐城之文世推方望溪劉海峯姚惜抱、然望溪文章甚高義理甚深、而考證則不免疏焉。海峯文章可觀無慚前哲、而義理考證則俱不免疏焉。惟惜抱精力過絕人、兼而擅之。如秦山道理記序、書貨殖傳後、復魯絜非書、復休寧程南書、贈孔搗約假歸序、贈錢獻之序、儀鄭堂記、方正學祠重建記則以義理勝。如左傳補注序、辨逸周書、讀司馬法六韜、黑水考、九郡考、復孔搗約論禘祭書則以考證勝。如李斯論、賈生明申商論、莊子章義序、楊雄太元目錄序、復張君書、復蔣松如書、登泰山記、快雨堂記則以文章勝。惜抱嘗謂學問之事有三、義理考證文章。今閱其集以義理爲根幹、以考證爲枝條、以文章爲花葉。途軌力循覓絕塵表、實有望溪海峯所莫逮者。然則惜抱之言、雖謂之自道所長可也。當清之中葉儒者各守師承、往往執一端以自詡。究之徒研義理者其弊不免流於空疏、徒研考證者其弊不免流於破碎、徒研文章者其弊不免流於虛僞。自時厥後遺風遞衍、徧於寰區、欲於其間覓一源流兼賅成就深遠者、殆寥焉不可亟得。逐末不宏、而知道日乏、此惜抱感慨之餘所以發爲是言以藥之也。今之世學問之弊較惜抱時爲更甚、而惜抱沒已久矣。然惜抱沒已久、而惜抱之書惜抱之學惜抱之言未嘗與之俱沒。士無意於學問、吾謂惜抱之書不可不讀、惜抱之學不可不爲、惜抱之言不可不信。讀其書爲其學復信其言、勢必舉所謂義理考證文章而覃心冥追。積力既久、吾知其適於道也將與惜抱無乎不合。合則以心之所得筆於書而播於世、彼莘莘

輩勢不能不羣倣以烝爲風尚。於是徒黨蔚起、而一時之人才出焉。所惜者歐風東漸亞勢西傾、少數人舊學之力未必能挽多數人新學之趨、此又在處高明之地者爲之提倡爲之轉移耳。惜抱以東南名碩、出所學主張後進、天下靡然從風、登呼之勢然也。當吾世有負時望之鉅人、挈其道以陶鑄多士、庶十年之後萬有一收其效者乎、非所逆睹已。

持論平允是能讀惜抱書者

漢世諸子董仲舒開宋學先聲說

楊潤

道學之名、古無是也。三代盛時、禮樂政教自天子出、作之君作之師、天子以是道綱紀大臣、百官有司以是道爲職業、黨庠術序以是道講授生徒、無一民一物不被。是道之澤風俗醇美、同一車書、猗歟休歟。周室衰微、王綱解紐、異說譴起。縱橫兵法刑名之徒、各挾所學取悅人主、獵受卿相。孟子獨距楊墨闢異端、使三五聖人之道絕而復續、昭明於無窮。昌黎推孟子之功不在禹下、諒哉。西漢諸儒撥拾遺經、竺守師說鮮所變通、唯賈誼與董仲舒號爲通儒。然賈誼工文章明政體、以視仲舒內聖外王之學非其匹也。仲舒對策明天人之際洞道德之源、其大要在格君心之非。曰故爲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一於正。惜乎武帝好大喜功、窮兵西域、任方士求神仙、內多慾而外施仁義、雖嘉納其言而卒不舉用也。仲舒隱居教授、修明先聖之大經大法、扶春秋之精義、約符命於經術、貫天人於治教。孟子攷孔子之道統不傳、好學深思能發明春秋之旨者、首推仲舒。薪盡火傳、緜歷千有餘歲、至宋中葉而濂洛關閩之學聖道日昌。如周敦頤作太極圖說通書、推明陰陽五行之理、命於天而性於人者瞭若指掌。非即仲舒所謂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爲德陰爲刑、陽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爲事、陰常居大中而積於空虛無用之處、此以見天之任德而不任刑也。上下不和、則陰陽繆盪而妖孽生焉、此災異所緣而起。其與

濂溪之言若合符節焉。張載作西銘又極言理一分殊之情、謂道之大原出於天、非即仲舒所謂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正次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爲也。蓋治人必以王道、而王道必求法天。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謂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是道學之名仲舒特肇其端倪、宋儒益闡其緒論、發揚光大至朱子集其大成。朱子之衍大學、於齊家治國平天下之端一是皆以修身爲本、於仲舒正君心以正朝廷諸說有默契焉。其著通鑑綱目扶正統斥閹位、闡明春秋之旨、抉經心而執聖權、與仲舒所謂孔子作春秋、上揆諸天道下質諸人情、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殆同條而共貫歟。史遷作列傳而首伯夷、伯夷爲詩悼黃農虞夏之沒怨悱特甚、而夫子稱之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遂聲施後世人無異辭。劉向稱仲舒王佐之才伊呂無以加。其子歆非之、然歆曲附王莽號爲國師、大節旣墮、言不足據。惜哉仲舒不得聖如孔子者而論定耳。每讀仲舒傳不禁欽慕低徊、發思古之幽情焉。

## 持論宏通

漢世諸子董仲舒開宋學先聲說

鍾重勉

近代學者因表揚商鞅爲法家之最、乃借以非毀董仲舒而重視商鞅。其言畧謂法家者流、猶通俗所謂政治家、非膠於刑律而已。鞅固受李悝六篇、次有蕭何爲九章、猶豁然若畫一。刑之亂君之擅本於決事比、遠不本鞅而近不本蕭何。董仲舒公孫弘之徒踵武公羊氏而文飾之、以媚人主以震百辟以束下民、此其罪則弘仲舒爲之魁、而湯爲之輔。又謂商鞅行法而秦日富、弘湯仲舒行法而漢日貧。又謂余觀漢氏以降、以儒生爲吏者多傳春秋、其義恣君抑臣流賊而及於民。仲舒之用決事比、其最倣矣。又謂猥以法家與弘湯仲舒倭人之徒同類而醜視之、使九流之善遂喪其一。嗟乎、爲斯言者其有激而云然耶。抑其目未嘗睹史漢之書、而冒然妄肆

其譏評耶。且也仲舒爲漢儒之首、而竟斥之爲媚、惡之爲佞、並誣及諸儒之傳春秋者以大放厥辭。其淆惑後世學者之觀聽、而顛倒是非捏造黑白、果可以不負責耶。夫漢世諸子、董仲舒誠爲開宋學之先聲者也。考西漢之儒家以董仲舒孔安國劉向揚雄爲最著、而察其言行實以仲舒爲大醇。程子曰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董子所以度越諸子也。朱子曰仲舒識得本原、如云正心修身可以治國平天下、如說仁義禮樂皆其具。西山真氏曰仲舒曰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又引曾子尊聞行知之說。此二條最有功於學者。蓋學道之要、致知力行而已、秦漢以下未有能識之者、而仲舒能言之、此豈諸儒所可及哉。若是乎仲舒之學問實爲宋代諸子所服膺、而欲慕效之者也。蓋仲舒遭漢承秦滅學之後、六經離析、下帷發憤潛心大業、其傳春秋也實得荀子之傳。故其學粹然一出於正、迥非章句小儒所能望其項背、此論者所以謂爲開宋學之先聲者也。夫宋學之特色、嘗卽理氣心性二者之研究、每多取於老莊及易繫辭傳與禮記中庸等篇、以構成儒教之大觀。而董子則嘗以道之大原出於天一語總括之、其識見誠超絕古今矣。且其賢良策對也、更足以覘其平素之所得、非一切談黃老之學與明申商之術者所能企及。嘗謂其策內之語首言法天盡性、繼則言知仁義重禮節安處善樂循理、原原本本切實可行、洵不愧爲儒者之言。且使世之專講義理之學者舉不能越其範圍、又豈後世文人之因文見道者所能得其髣髴哉。而策中扼要之言、尤在推尊孔子以一學術。蓋學術一則治術自一、故學者謂仲舒此言實足以定漢家四百年天下之基。愚則以仲舒所言實足爲我國儒家之軌範。彼紛紛於漢學宋學之爭執者、不均無謂也哉。不意近代學者逞其辭鋒、竟不滿於仲舒之人品學問、而與公孫弘等相提並論。不知史嘗謂董仲舒以弘爲從諛、弘固疾之者也。今乃與公孫弘連類而並譏之、其厚誣仲舒也甚矣。會亦思我國學術之源流、仲舒誠爲守先待後之大儒哉。

爲董子辨論亦有見地

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義

曲翽遠

孔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論語里仁第四）竊按義從祥省、大徐謂與善同意、故從羊我聲。易繫辭下、禁民爲非曰義。孟子曰義人路也。中庸謂義者宜也。春秋繁露云義者我也、宜在我謂之義。左昭十年傳則謂義利之本也、此解最爲恰當。利從刀刈禾、本會意而轉注。易乾卦文言傳、利者義之和也、又云利物足以和義。左宣十五傳、信載義而行之爲利。足徵義與利之連繫、亦即大學十章所謂以義爲利也。喻孔注猶曉也、說文論亦作喻、廣雅釋言諭曉也。淮南主術修務訓注喻明也、明曉義同。

鄭氏謂此章蓋爲卿大夫之專利者而發、君子小人以位言。范武子釋之云、賤貨利而曉仁義則爲君子、曉貨利而棄仁義則爲小人。（見皇侃義疏與鄭箋意同）

董子對策曰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勤於末、故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公儀子相魯見其家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愠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女紅利乎。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及周之衰、其卿大夫緩於誼而急於利。故詩人刺之曰、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尹民具爾瞻。爾好義則民向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向邪而俗敗。由是觀之、天子大夫下民之所視傲、豈可居賢人之位而爲庶人行哉。夫皇皇求利惟恐匱乏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成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之意也。

董子之言特就鄭說而申其意。所引出妻拔葵或以爲過、不知孔子之教純持責任道德之說、與功利主義絕不相容。防微杜漸、固應慎於始也。

是以倡義以制利、使其不至搖惑人心。故孟子之對梁惠王曰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此誠治國



之道、天經地義不可易也。孟子重複申明發揮孔子之旨耳。

墨徒宋輕以禁攻寢兵爲務、實行其兼愛主義者。將之楚孟子遇之於石丘、曰先生將何之、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曰我將言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爲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爲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是爲國者、王與亡只在義與利之差也。

焦理堂雕菰樓文集荀子王制篇、古者雖王公卿士大夫之子孫、不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庶人。雖庶人之子孫、積文學正身行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卿士大夫。

所謂卿士大夫君子也、庶人小人也。貴賤以禮義分、故君子小人以貴賤言、即以能禮義不能禮義言。能禮義故喻於義、不能禮義故喻於利。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爲能、君子喻於義也。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小人喻於利也。惟小人喻於利、則治小人者必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故易以君子孚於小人爲利、君子能孚於小人、而後小人乃化於君子。此教必本於富、驅而之善、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知義利之辨、而舍利不言、可以守己而不可以治天下之小人。小人利而後可義、君子以利天下爲義。孔子此言、正欲君子之治小人者、知小人之喻於利也。

荀子大畧篇云義與利者人之所兩有也、雖堯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義

也。雖桀紂亦不能去民之好義、然而能使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義勝利則爲治世、利克義則爲亂世。上重義則義克利、上重利則利克義、亦本於孔子之旨也。

莊子駢拇篇云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惟有義可爲名。如以利爲名、則有不利之矣。

潛夫論過利篇云世人之論也、靡不貴廉讓而賤財利焉。及其行也、多釋廉甘利之於人、徒知彼之可以利我也、而不知我之得彼、亦將爲利人也。知脂蠟之可叨銜也、而不知甚多則其之。知利之可娛己也、不知其稱而必有也。前人以病、後人以競、庶民之愚而衰闇之至也。子故歎曰何不察也、願鑒於道、勿鑒於水。象以齒焚身、蚌以珠剖體。匹夫無辜、懷璧其罪。嗚呼問哉、王符之論、何世人猶未悟也。

方今之世、功利之毒深入人心、生存競爭之激烈、又迫之使不得不汲汲以營其私。微孔子之學說不足以救其弊、憂世之士曷反其本歟。

稱引繁博讀書有得解釋喻字不託空言後幅尤勝

張仲孝友賦(以題爲韻)

張海秋

百行根本、萬事紀綱。品敦道德、望重倫常。感泉魚兮出湧、列天雁兮成行。詩載蓼莪之什、句庶棠棣之章。二者斯聞、禮學而更兼詩學。兩難并具、元方而不讓季方。關於父子弟兄八德而首先論列、並諸禮義廉恥四維而關係弛張。原夫張仲之爲人也。周代賢才、國家舉貢。孝性揚名、友于殊衆。乃尹氏之朋儕、亦周家之邦棟。爲宣王之邦彥、輔佐登庸。參吉甫之賓筵、交歡迎送。承家教則五桂三槐、諧昆季則八龍雙鳳。念彼父頑弟傲、聖推虞帝之重華。笑他離母辟兄、清比於陵之陳仲。爰夫其爲孝也。性稟慈祥、德諳禮貌。孝性堪師、孝親著效。遵孝道而人無間言、讀孝經而幼曾入校。效拜樹以思親、擬趨庭而受教。念菽水兮

承歡、紹箕裘兮比較。媿老萊則斑衣舞蹈、於今咸仰高年。遵帝舜則敝屣尊榮、自古皆稱大孝。又其爲友也。至性生成、慈心固有。友愛孔懷、友恭相偶。既難弟而難兄、更如足而如手。與諸昆而侍坐、伯季則判有尊卑。共長者而徐行、步趨則隨分先後。或請席而請衽、同氣相關。或吹燠而吹篋、懽情共守。倘值遺材起宅、勿忘玉樹之情。從來孝子忠臣、共訂金蘭之友。嗟夫。不古世風、興悲末路。道德淪亡、倫常乖誤。人心危而道心微、老者悲而幼者懼。何今古之不同、置父兄而罔顧。願反本以速思、識迷途而早悟。孝苟而猶感好生、孝烏而尙知反哺。何不以孝友爲仁人、胡弗以張仲爲師傅。從此孝親之道、宜日日而自新。豈非孝悌之心、本人人而天賦也哉。

竟體諧適押官韻五聯尤佳

豐年瑞雪詩

紀根邁

朔風淒緊鳴調刁、同雲黢黯迷寒宵。軒窗浙浙燈影暗、夢魂欲借金樽銷。凌晨起視眼界豁、雪花如掌猶飄蕭。啓戶掃除踐躑躅、縱觀大地皆瓊瑤。程門已沒一寸蘚、蔣徑全枯百尺蕉。饑鳥啄泥覓紫蚓、黠鼠出壁嚇老鴉。杖藜荷篠者誰子、頽顏皓髮神明超。掀髯一笑語儕輩、爲言此雪資豐饒。生長田野曉農事、大有有象實非遙。蝗蝻盡死害蟲去、螟蟻不作祥風調。土膏滋潤地氣暖、麥田肥沃舒長苗。凡此歷驗皆不爽、事事徵信言匪謠。老人言罷一軒舞、聽者如聞咸與韶。當今海內方鼎沸、昆明劫火恣焚燒。中原淨土等魚爛、閩左黔首開鴻嗷。身不得衣腹無食、使我聞之心旌搖。彼蒼亦似示憐憫、瓊糝糝地風飄飄。民不饑寒爲上瑞、休徵允洽詢芻蕘。長歌酌酒對明月、晶光一色如見招。

課藝之選每次錄其名列前茅者用資觀摩與往昔書院貼堂無異學識以訓練而益宏廖琳以切磋而始美行遠自邇登高自卑讀者當能共喻也編者識

徵文選錄

學校廢經國學浸墜議者思有以復之惟諸經繁重校課亦多學子精力有限如何節省時間俾得講習試詳籌之

高蔭齊

經書爲我國國粹、亦即東方文化之源泉、數千年來、國人無不重視。蓋以經之所載、不僅古聖賢之嘉言懿行、足以垂訓後世。即古代典章文物、政治宏規、亦可爲治國之指南。而研究史學者、藉以覘古代文化蛻變之軌迹。執因以推果、再就果以求因。更可見我國數千年來社會之演變、民族之精神、莫不在在受經訓之薰陶鎔冶。語其價值、實爲政治倫理哲學社會史地博物諸科之總匯。故足以雄視百代而不墜。尊之者蓋恫夫國粹寢衰、民族退化、思藉此爲復興之機、固非居今返古、立異矜奇也。

溯自清季停科舉立學校、各級學校尙保留讀經一科。民國肇基、讀經始廢。三十年來學制迭經變更、學科亦時有輕重、惟讀經則迄未列入學科。議者以爲今日之世界、爲科學之世界。一切學科、皆具有一貫系統。童年入校、歷中學大學、尙不能於某一科造就精深。若經書則浩如煙海、無暇研討。雖研討亦無裨實際、乃屏棄不顧。惟於科學方面、增加教材。其結果則誨者諄諄、聽者藐藐。學生徒感繁重、未能領受者有之。教學未竣、卽行畢業者亦有之。豈僅有之、若究其實際、恐十八九也。至如同等學校、以性質不同、則教本之繁簡有別。出版缺乏、則刪削遷就、教學是資。教員之優劣不同、則刪削之當否亦異。而學生之所得從可知矣。技術類科目所佔時間不少、其進程既未有明定、則祇視教者之意趣爲遲速。時間虛耗與否、更未敢定也。而獨於經書則屏之如遺。倡始者重視科學、容或有相當理論、究其末流之弊乃如此。非但不能精某科之學、即循序之課、亦未能竟其程。而獨於修養身心性命、與

鎔鑄民族精神、社會演變基本、在在相關之經書、則指爲堅深浩博、棄之不顧、其得失利害尙待計耶。

抑彼所謂經學艱深浩博者、蓋亦有故。震驚於經義高深之名、遂以爲非童年學子所能領受。習聞於科舉時代私塾終日讀經之說、遂以爲非學校二三小時所能講解。殊不知其非確論也。科舉時代、讀經只爲具文。而塾師冬烘者又居其大半。教法不良、虛耗歲月、當可想見。若慮經義高深、則亦有見深見淺之別。所謂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固非皆佶屈聱牙如商誥殷盤之難曉也。竊以爲居今日而談讀經、宜先明各經之分量、及研究之標的。俾一般人士不致畏難。復從而規定選讀講習之方、則施行自易、茲分述之。

1. 各經之分量 按前清奏定學堂章程各經字數如左。

詩經……四〇八四八字

禮記約編……七萬八千餘字

書經……二七一三四字

左傳……一九八九四五字

易經……二四四三七字

四書……五九六一七字

周禮……四九五一六字

孝經……二〇一三字

統計只四十八萬餘字。自小學第三學年至中學畢業、共計十年。如平均計算、則每年約四萬八千字。除寒暑假、則每週約千字。中材學子、講習固甚易易。

2. 研究之標的 應提出古人之嘉言懿行、政法良規。或足資身心修養、或足爲羣治楷模。不必推尋作者真僞、今文古文。更無須探求古人說經家法、以故步自封、致蹈經生之習。

3. 經學之選讀 周易爲古卜筮之書、辭旨玄奧。儀禮爲禮經正本、然所載皆古代儀文禮節、於現世關係甚鮮。似可置之。周禮雖一朝典制、而以設官分職代有不同、只宜畧讀以明其制作之意義。餘若論孟孝經則於小學爲宜。詩經學庸禮記則於初中爲宜。書經左傳則於高

中爲宜。至每經之中、經義則應提要鉤元。章句則應分別粗讀精讀。此惟視教者學力造詣如何、固未便預爲詳計也。

4. 講習之法 按現今學校課程、每週增加二小時講經、決無碍講習科學之日力、此爲今日復興我民族正當辦法。如狃於積習未能驟改。則應於國文修身課本、酌選經書篇章、列爲教材、以資肄習。雖未能窺其全豹、亦可採英擷華、俾明大畧。最要者須令各生於課外研究、學校予以指導。令於某學期或某學年研讀某經。在每週課外相當時間、講解大意。惟求明顯、不務高深。果教者能深入淺出、取譬旁徵、最爲得法。務在啓其興趣、以杜絕畏難之心。善於舉例、以溝通古今之變。夫而後學者心領神會、有感斯通。於潛移默化之中、自可收涵養身心之效。而人格之高潔、民族之精神、均可於此淬厲之也。至學生研究之法、畧分三則。一、令各生自由閱覽、或酌定日期閱至某章某節。二、令學生研究心得或參考材料自作札記、藉覘進境。三、選若干篇章、令各生精讀、惟應側重義理與文詞。俾其於讀經之餘、兼可得文學之益、且誦讀時亦易於領會也。

5. 社會提倡 前項所述、係就學校一方而言。至社會方面、更應予以提倡。如組織研經學會、以徵集學生研究經書之記錄。或變通國學考課辦法、專以某某經命題、以廣收學生作品。則一般學子、自然聞風興起、於國學當三致意焉。

補救講習之法如右所述、然只就治標言之耳。究其本尙有二端。一爲行政方面。就現時各校課程、如將經書列爲學科、決不致防害其他課業、而薰陶所被、更足裨益管訓。此其利益爲何如、有識者當共見之。二爲實行方面。學校當局、對於經書有無相當認識、是否肯認真提倡、此爲最要之關鍵。北京孔教四存各中學於肄業期內、必須修了某某經書。而各該校他項課業、亦未因讀經而延擱。然學生畢業升學者比比也。詎可藉口課業繁多無暇研讀乎。二十

五年曾有人向北京政委會呈請各校添設讀經。經飭省妥擬辦法、以格於功令、未見施行。北京市各校於二十六年添設讀經以代修身、未二年而作罷。本年冀省校長會議余會有讀經提案、雖未否決、恐實行亦爲期尙遠。惟課外肆習、則就經驗所及、頗有成效。惟社會方面之提倡、以力量棉薄未克試行、甚盼大力者有以提倡之也。

要之國於世界、必有以立。我國綱常禮教、羣治原理、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後、至孔子始集大成。數千年來、鑄成吾民族之精神、造成吾東方文化之特色、則其價值之偉大、實有不可思議者存焉。自科學輸入、一般人眩於物質文明。而遂輕棄本國立國之國粹、此其不肖爲何如耶。雖然、羣經大義、爲人道之基礎。立國於世界、必不能外此道而生存。東鄰友邦重視我國文化、自無待言。即歐洲大戰之後、有識者亦憬然於物質文明之弊、起而研究我國文化之源泉。然則羣經之義理、行見放大光明於世界。奈之何國人不知自愛其寶、而屏棄之耶。

抉擇利弊洞若觀火又能爲平情之論合作也

學校廢經國學浸墜議者思有以復之惟諸經繁重校課亦多學子精力有限如何節省時間俾得講習試詳籌之

張善同

自漢立五經博士、而經學遂爲世儒所專習。良以經也者徑也、又常典也。謂如徑路無不通、而可常用也。故以經之義蘊言之。則孔子謂溫柔敦厚爲詩之教、疏通知遠爲書之教、絜淨精微爲易之教、恭儉莊敬爲禮之教、屬辭比事爲春秋之教。而以經之功用言之。則太史公謂詩以達意、書以道事、易以道化、禮以節人、春秋以道義。又謂詩長於風、書長於政、易長於變、禮長於行、春秋長於治人。班孟堅又以五經屬之五常、馬貴與謂詩書禮樂皆以垂世立教，豈非以致治之大經大法、胥於是而有徵乎。

乃自晚近以還、學校立而經學廢、國學於以衰墜。議者思有以復之、復之誠是矣。苟無其方、則復之何由。將謂廢止科學而專習經學乎、則為時代所不許。將謂盡棄經學而不講習乎、則國故喪失、國本消亡。於世道人心、不無影響。將謂兼營併鶩二者同重乎、則經學繁曠、既非短少時間所能研求。而校課亦多、又非學子精力所能兼顧。然則應如何節省時間、俾資講習。請貢芻議、以備採擇。

(甲) 講授法

(一) 要旨 居今日而講經學、自不必如漢學者之訓詁考據、徒矜博洽也。又不必如唐宋學者之解釋章句、失之空疏也。更不必如明清制藝者之望文生義、揣合時尚、以為風檐一日之助也。故宜首定教授要旨、以講明羣經大義為主。使學生知政教禮俗學術文藝無不折衷於經。以正其違循、範其身心、而造為有識解有根底之人材。方足以應世接物、泛應曲當、而收修己治人之效。

(二) 方法 宗旨既定、則講授貴求明悉、解釋貴求的當、務使學生有領受之能、而不滯固於章句之下。自足以宏通經旨、廣拓識力、不至如寡學者之未聞經訓也。亦不至如經生之拘牽文義失其功用也。

(乙) 選讀法 古人謂皓首窮經、則經學繁重非短時所能研求、自難通讀全書。且時代不同、經文所載、適於古或不適於今、尤不必通讀全書。擇要選讀、而有變通之方也。茲擬方案如左。

(一) 詩經選讀 詩以言志、且觀民風、非徒識草木鳥獸之名也。故國風宜全讀、雅則選讀。小雅擇三之二、大雅擇三之一。至於頌、除周頌酌一篇、可為舞勺之用外、餘均從畧。



(二)書經選讀 書以道政事、其文可取、其事可法、其理可循者、則讀之。今文古文之說不拘也。且亦不必強辯、徒嫌詞費、而啓訟爭。

(三)易經選讀 易爲人事而作、非天學亦非玄學。玩其象而求其辭、自得其用。故各卦之象辭爻辭象辭均須讀。乾坤二卦之文言、與上下繫辭及說卦亦須讀。餘則畧。

(四)禮記選讀 曾文正謂修己治人、經緯萬彙者、禮而已矣。然禮有古今之殊、又有地方習俗之異、非可泥守成式也、得其義而已。故曰禮也者義之實也。揆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夫先王未之有者、尙可以義起、其有者自可以協諸義而取之焉。故宜選其適於今當於心者讀之。餘則畧。

(五)左傳選讀 春秋之義、述於三傳。而以左傳之記載翔實、文詞爛然、足爲文學之祖。除其稱引奇誕文浮於質者外、餘皆可讀。

(六)論孟全讀 孔孟之道載於論孟、並不繁重。故全讀。

(七)大學全讀中庸選讀。大學之三綱領、八條目、實爲道原爲治本、故全讀。中庸則有過於深奧之處、故宜選讀。

### (丙)分年法

(一)學級之分 昔歐陽文忠嘗計九經字數、共爲四十八萬四千九十五字。謂以中才爲率、日誦三百字、不過四年半可畢。今若以五經四子書爲學科、其字數少於九經者多矣。又擇要選讀、其字數益少矣。復以現今學制計之、小學之年限爲六年、係初級小學四年、高級小學二年。中學之年限爲六年、係初級中學三年、高級中學三年。大學之年限爲四年、共爲十六年。初小學生、年齡幼稚、不宜於讀經、大學學生、除專習國學者外、其他爲專門學業、無暇於讀經。則讀經之年、惟在高小二年、與

中學六年、共爲八年之久。若每星期訂立讀經課程二三小時、每年以四十四五星期計之、可得百餘小時。八年共爲千餘小時。每小時若讀三二百字、可共讀二十餘萬字。再照選讀方法讀之、正可讀盡各經、且裕如也。

(二)年級之分 學級分矣、年級亦應分配。規定何年級宜讀何經。既有軌轍可循、則進度自能劃一。

(丁)論孟宜熟讀熟記。而善讀善記者、惟在幼年。故宜於高小時讀之。

(丑)左傳文詞爛然、可爲學文者之助。宜於初中前二年讀之。

(寅)詩經寓興觀羣怨之旨、最易感人。且音韻鏗鏘、尤便誦讀。宜於初中第三年讀之。

(卯)禮記非徒誦讀、兼資講習、宜於高中第一學年讀之。

(辰)書經之辭旨古奧、易經之義蘊宏深、宜於高中第二三學年讀之。

(丁)誦習法 古人謂誦書須高聲朗詠、以暢其氣。又須默咏恬吟、以玩其神。經學之文深理奧、非誦讀不足以得之於心。然有既讀矣、而不能舉其詞者。又有舉其詞而不能通其意者。更有通其意而不能用之於文、施之於事者。雖讀如不讀也。故誦讀與習行、二者並重、不可偏廢。

(一)誦讀 既已制定經學課程、又酌定講授時間、且必與他項科目、等量同視、方無畸輕畸重之觀。雖不必責生徒以背誦、亦必使之朗朗入口。久之自能精研入微、而有經書之根柢。

(二)習行 讀書之法、專責以記憶、或難以程功。兼施以習行、則易於領會。先賢李恕谷曰、讀盡論語、非讀論語也。但實行學而時習一言、即爲讀論語。讀盡禮記、非

讀禮記也。但實行毋不敬一言、即爲讀禮記。又曰讀書不解、不如反而力行、行一言解一言。今之學校、患在詳於講說、而畧於習行。若於課程外、定有習禮習樂習數習動習語言習灑掃應對等事項。復於習行之時、取經學之有關者、而稱引之、而印證之。自能收融會貫通之效、而經非徒讀矣。

以上所陳、自知閉門造車、未必合轍。然基於十數年之體驗、而詳籌之、亦未必非愚者一得之見也。倘蒙試而行之、則聖經賢傳、或可昌明於今日歟、豈不美哉。

切實體貼的是佳作

學校廢經國學寔墜議者思有以復之惟諸經繁重校課亦多學子精力有限如何節省時間俾得講習試詳籌之

劉松濤

我國之有經學、乃國學之根本、而立國之精神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列聖所傳之大經大法、胥於是在焉。遭秦煨燼、幾至中絕。漢興而復昌明之、國以大治。厥後歷唐宋明清數千年、舉凡國運之隆替、無不以經學興廢爲標準、其所關豈淺鮮哉。晚近歐風東漸、中國丁此潮流、不得不精研科學、與世界角逐。詎意顧此失彼、遂致經學無形而廢墜。有識之士、咸思有以復之、以挽頹風。此誠當務之急、而不可須臾緩也。惟是學校規章、自有步驟、與疇昔下帷攻讀不同。大專中小、既差等之懸殊、年級先後、亦因時而互異。由普通而進深造、則涉獵不得不多。就時間而配課程、則晷刻不能不計。雖衆人之聰明才力、至不可齊。而學校之畢業年期、必歸一致。其間英才傑出者、原可游刃而有餘。而中人以下之資、應付已虞其踴蹶。於此而猶欲加入國學一門、講習經籍、微特新舊冰炭、卽支配時間問題、亦有不勝其煩難者。雖然、事宜權其輕重、言必去其駢枝。查現在中小各校課程中、容有無關輕重之科目。或易以國學、而亦可以包括者、皆不妨從事刪節、而以國學彌其闕。是一轉移間、鐘點無

須增加、仍得從容授受。即如國術與體操、同屬鍛鍊身體、似可歸併一門。勞作調話週會、乃無關重要者也。國語國文修身、皆可以國學包括者也。且不止包括已也。其所謂國語國文修身、率皆俚淺白話、無裨身心、縱有文言、亦不過雜選諸作。以不諳國學者讀之、瞠目不知所云。何如授以國學、培其本而植其基。教以道而養以正乎。夫學庸論孟、何莫非修身之精義。左傳詩經、何莫非文辭之源泉。以此而代各課、不愈於俚淺白話雜選諸作乎。此外大學專門各校，亦應由教育當局通盤審度、擇其可刪之課而刪之、則時間不患不敷矣。難者或曰、諸經繁重、昔人皓首窮經、尙苦不能徧及。今以學校有限之光陰、兼營此無窮之學問、徒勞無益也。不知古人或專治一經、或兼通數經、其所以窮年累月者、乃欲闡發義蘊、立言不朽耳。今則但期一般學子、認識吾國之國粹、不致誤入歧途而已。聖賢立教、本自平易近人。誠能朝夕涵濡、無不渙然冰釋。如其顧慮繁重、不難設法變通以求簡易。又何必望洋興歎，因噎廢食乎。難者又曰、方今物質文明、日新月異、學者專心科學、尙憂不給、毋庸再襲舊說、阻其新機也。不知研求新學者、所以補我之短。保存舊學者、所以用我之長。當今之世、東洋同文無論矣。即西洋各國、亦莫不傾心於我國舊學、以爲東方文化之祖。豈我國之人反可以固有而屏棄之乎。今承明問、除國文學系學院、原屬專攻國學不在本論範圍外。其餘大學專門中小各校之應復國學者、敢就管見所及、敬籌方法、以供省覽。疏陋之誚、知不免焉。

一誦讀全經原文、以示尊重而期賅博也。四書孝經、如布帛粟菽不可一日缺。詩經陶淑性情、昌黎稱爲正而葩者以此。三書原文、皆不甚多、誦讀較易，不必刪節致貽罣漏。宜於初小三年起、至高小畢業止、斟酌先後、分期教授之。

一兼採節本講義、以挈綱領而期融貫也。三禮及春秋左傳卷帙最繁。舊有三禮約編、儀禮韻

言、周禮精義、左傳句解、左傳快讀、儲選左傳各書、均爲刪節之本。是前人讀書、已有以簡馭繁之法、未可訾爲割裂。又尙書盤詰，佶屈聱牙、併宜延請通儒、精心選摘、定爲節本。（三禮書經專取微言大義、其禮經中名物制度、有宜於古而今不習見、及先儒聚訟紛紜各部份，不妨從略）或酌編各經講義、由淺入深、由概說以臻詳盡。務期整理貫串，節次分明。使其求博以約、雖簡亦賅。以化除學者畏難之心、而引起其鑽研之興趣。此課可於初中一年起、至大學專門（屬於社會科學各科者）三年止講習之。至某經應編節本、某經應編講義、或合二種以上經編爲一講義、皆於編纂時開會討論酌定。

一專用講義以資變通也。易經其道至大而無不包、其用至神而無不存。雖曰易知易從、而一般學者、卦義爻象、尙不明瞭。驟讀原書、既難領會。若用節本、又不可能。是宜專用講義、詳爲解說、俾明梗概。關於公穀二傳、亦用此法。於高中三年級起、至大學專門（屬於社會科學各科者）第三年、由學生志願選擇一門肄習之。

一研究字義以明古訓也。讀書必先識字。朱子說詩、雖不全宗舊說。而解釋字義、與毛鄭無殊、是宋儒亦深通訓詁也。今人但解俗詮、無怪讀經格格不入。舊有陳建侯說文提要一書，取說文部首五百四十字、摘錄字義、附以音考、爲初學識字階梯。用意至善，篇幅亦至簡單。今宜以此書爲兩等小學課本。以六年之久、而識此五百餘字，當不甚難。此外另編說文講義、以爲中學及大學專門各年級課程之用。至爾雅本列十三經之內、亦宜編纂講義、由高小一年起高中三年止教授之。俾學者窺見字學之本原、而研究國學可以澈底解決矣。

一限制白話以期發揚國光也。白話用於官府布告、私人通函、以及一般形下之學、以取便利、原無不可。至欲求形上之學則大不然。蓋中國文字之所以優於各國者、在能以簡馭繁、變化無方、其妙全恃文言之運用。若白話則取徑太狹、不足盡文字之能事也。學生習用白話、

對於我國各種往籍、皆不能讀、遍論讀經。今人反對讀經、非真反對也。經中文義茫乎不解、閱不終篇、昏然欲睡、則白話害之也。是故白話不限制、國學無由而興。非但不能興也、且恐將有漸滅無遺之一日、可勝慨哉。應請教育當局、分別禁令、除初小以及各學校關於聲光化電物理算數機械各課本、仍得參用白話外。其餘一切課本試卷、皆用文言、則正本清源、國學必有昌明之望。

一規定主要以爲進退標準也。國文原爲各校主要科目之一。今宜擴充範圍改稱國學。而上述各科目（如四書孝經之類）歸納於其中、以爲主要科目。嚴格限制、凡各學生考課、主要科目不及格者、皆不得升學畢業。庶幾人知奮勉、得收提倡之效矣。

以上所陳爲力求詳盡起見、故列舉羣經兼及說文。採用不免稍多。如以繁重爲嫌、則另有簡便之法。以五經四書爲限。就篇帙少者讀原文。四書中之學庸、五經中之詩經是也。（易經篇帙雖少、恐學生不易領會、改用講義不讀原文）其餘春秋取左傳、三禮取禮記、與易經書經論語孟子、皆用講義或節本、以教授之。以十餘年之歲月、習此數種之功課、又不全讀原文。無論學校科目如何繁多、而用上述轉移鐘點方法、決無時間不敷精力不給之慮、此則又一辦法也。惟俟當局如何抉擇耳。

細心研求不負此題注意小學尤爲卓識

水皆有利河北諸水則利不敵害如何疏導隄防興利除害願聞其策

董子堅

禹謨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六府以水居首、以穀爲殿。急水政、重民事、厚生之事備矣。我國幅員遼闊、自古重農、數千年來、得其道則治、失其道則亂。三代有水政、故鈔水患。管仲治齊、置水官以除五害。戰國時、鄭國渠成、關中沃野、漢人引渠灌溉、競言水利。然方隅所限、爲益未宏、整理稍疏、前功盡棄、載籍所記、大都如斯。時至今日、世界各國

、莫不提倡水利、以富國裕民。迴顧我國、號稱以農立國、乃水利廢弛、農業不振、災稔洊至、民生日蹙、欲圖復興、豈可得乎。故民生以重農爲本、重農以水利爲本、治水重農、誠爲急務。我國河流縱橫、川渠交錯、江南沃野、素饒水利。惟河北諸水、沙淤日高、隄防整陷、宣洩失度、灌溉違時。早則赤地千里、潦則漂蕩田廬。故利少而害多、傷農而殃民。河北諸水、以黃河爲巨擘。惟僅經省南百餘里、東注於海、以山東爲尾閘、然亦泛濫時作、爲患甚烈。歷代治黃、勞民傷財、艱巨奇重。畿輔一帶、若永定河、大清河、滹沱河等水、皆發源山西、白河發源獨石口外、山嶺綿延、地勢傾斜、縱橫交貫、匯合於津。沿河流域、類皆沙城不毛之地、荒瘠歉收。河身迤邐蔓延、寬廣不齊、灘隄坍塌、難禦洪流、河水混濁、淤澱日積、壅阻不暢。一旦霖雨、山洪暴發、則泛溢橫決矣。故春旱秋澇、幾成慣例。善哉靳輔之言曰、蓋其地環太行之麓、水之走下、不啻建瓴之勢、又多沙淤、當其無水、直等平地、更無涓滴。雨或一晝夜、而乾河成洪流矣。於是衆山之水、諸河之流、崩騰澎湃、散漫橫溢。又漲入諸河、潰決四出、卑濕之地、則汪洋瀾漫、烟波浩渺。茫無津涯、誠河北諸水爲患之實況、泛濫之情形也。夫河之爲患、猶人身之有病也。善醫者必速洞察癥結、鍼砭腠理、庶免養癰而成患。善治水者、必速因勢利導、疏濬排決、庶免滅頂而淪胥。何則、其勢不可緩也、緩則無及矣。當今水政需殷之日、適值新猷方張之時。政府軫念民瘼、痼疾在抱、必有以奠安昏墊、障狂瀾而挽滔滔之勢。不揣謏陋、妄參末議、非弄斧於班門、實欲引玉於他山、試詳論之。

夫水流就下、奔注傾瀉而不可遏、水之性也。天下至柔者莫如水、然苟不得其平、則雖天下之至剛者、亦莫能禦。故欲求水之治、必先順水之性。因其欲下而下之，因其欲瀦而瀦之、因其欲分而分之、因其欲合而合之、因其欲直注而直注之、因其欲紆迴而紆迴之、孟子所謂

行所無事者也。行所無事者、非無所事也、乃順水之性、而不參之以人意之謂也。天地開闢之初、百瀆四川、朝宗於海。高卑上下、脈絡貫通、原不假以人力。歲久湮淤、洪水橫流。禹乘四載、行山表木、勞心焦思、去其淤壅、播爲九河。俾大者有所歸、小者有所洩、以復天地之故道。古之治河、曰導、曰疏、曰濬、皆順水自然之性而利導之者也。故水常安流、而爲患之時少。今之治河、曰塞、曰修、曰防、皆逆水之性而強制之者也。故水常橫決、而爲患之時多。河流自西徂東、匯一切山泉溪澗之水、奔騰澎湃、以東輸於海。下游河面偏窄、海口淤墊、受水多而容量少、宜洩難而潰決易。故治河必上下游交顧、治下游所以防患、治上游所以清源。譬之人身、必使下無壅滯、然後血脈流通、頭目心腹、皆可無病。竊考大禹治水之方、於上則導之、如導積石、闢龍門、鑿砥柱是也。於中則疏之、如大伾以下、厠爲二渠、大陸播爲九河是也。於下則濬之、如同爲逆河、人於海是也。蓋導之使順、則浩蕩之水自平、疏之使分、則湍悍之勢自減、濬之使深、則汜溢之流易洩。是疏導濬三者、誠治河之極則、不易之定理也。故自夏迄周千數百年、無河患。至春秋時、齊桓公塞八河、以廣民田、是爲塞河之始。然爲時無幾、而河決宿胥矣。比及戰國、齊與趙魏、以河爲境、各利其地、爭修隄防、以鄰爲壑、是爲修隄防河之始。然自是厥後、而河患類仍矣。西漢時、文帝武帝、徵要徭役、以事塞河、然皆旋塞旋決、未能久安。後乃開二渠、以分水勢、水患始平。東漢王景、整治河槽、導河入海、偶合於禹功、其後千載無患。則是塞之不如導、修防之不如疏濬、固已昭然若揭矣。然治河之法、隨時代爲轉移、與文化以俱進、斷難立一法以垂久永、創一例以懸萬世。須舍古人之短而取其長、仍其舊法而不拘泥於一隅。歷代名臣如漢賈讓之三策、元賈魯疏濬塞並用之議、明潘季馴東水攻沙之論、皆熟權利害、因時制宜、以清水患。故後世治河終不外乎塞與修防者何也。蓋時勢不同、而導與疏者、誠有宜於古而



不宜於今者也。古之時洪水方殷、懷山襄陵、浩浩滔天。無河道以通之、且有山陵以阻之。故禹必導之使順、俾無壅塞橫溢之患。至大伾以下、地皆平行、河益汜濫、民無室廬、野無禾稼、棄地與水、毫無顧惜。故禹疏之使分、俾無滿悍難制之憂。今日凡二渠九河之故迹、皆民所賴以生活之恒產。村落基布、桑麻遍野、舉而棄之、民所必爭。疏導治河、勢所難能、雖使大禹復生、亦不得不爲之變通者也。夫疏導既難實行、則治標惟有修防。修防既非善策、則治本惟在於濬。爲今之計、莫如設立水利委員會、統一事權、通力合作、以收指臂之效。酌量情形、統籌全局、分別緩急、當防者防、當修者修。濬深海口、固定河槽。參之以科學之新法、機械之應用。先之以考察與測量、繼之以研究與設計、終之以防守與訓練。然後勤工實施、根本治導、則治河之能事備矣。夫隄防之制、創自遠古。禹貢曰、九澤既陂、四海會同、足徵禹之導水、已因陂障而奏效。至漢乃有金隄石壩之設。蓋隄成則水合、水合則流迅、流迅則勢猛、勢猛則新河不停、舊沙盡刷、而河底愈深。於是水行地中、沙隨水去、所謂塞旁流以挽正河、以隄束水、以水攻沙也。順水自然之性、方是安流耳。河北諸水、隄防漫漶、年久失修、積沙淤澱、河身日淺。亟須擇要設防、增卑培薄、方可奠磐石之安。故隄欲堅、堅則可守、而水不能攻。隄欲遠、遠則有容、而水不能溢。隄何以而堅、必加高隄堰、多用椿埽、堅修減壩、巡查罅隙、緊守險汛。隄何以而遠、必於河水湍流之處、縷隄之外、兼復遙隄。既可備而無患、亦覺事輕而易舉。今有遙隄以障其狂、減水壩以殺其怒。如此則前隄有失、後隄足以禦之、前河水溢、後河足以洩之。實一舉而兩得、便民而利國。雖然、固堤治標之方也、治本惟在於濬。故固隄即所以導河、導河即所以濬海。今夫群流紛歧、以海爲壑。近海一帶、河面逐漸偏窄、河隄逐漸低矮、而河底亦逐漸淤墊。故海口壅塞、阻水下行、而宣洩不暢矣。夫下游承數千里來河山泉之水、河窄隄矮、已覺量小難容。

海口復被潮水冲激、淤塞日高勢如門限、橫阻河流。水下既不能傾瀉、則上必招致潰決、此自然之趨勢、不易之定理也。治水程序、必由下游而上游、自水口而水身、故首宜挖掘海口、務使寬通廣闊。築海隄及障水壩、以阻海潮之沙不得入河、而使河底之沙冲刷入海、海口愈刷愈深。復濬諸河之旁、繕治河槽。如此、則上下貫通、順流而下、自無水患矣。夫濬海口、修遙堤、誠治水之要圖也。然治田亦爲不可緩之急務。譬之療疾、治水、却病之法也、治田、培元之道也。却病固亟、培元宜先。溝洫者農田之命脈也。三代行井田之制、溝洫完善、田以大治。夏禹治水、必盡力溝洫、而後烝民乃粒食焉。自秦廢井田之制、溝洫因以湮沒、後世乃災浸不絕。水之利地也、必循環往復、流無不通。使田間之水、達於川、川之水達於海。分之爲溝洫畎畝之曲徑、合之即爲疏濬決排之大道。蓄洩隨意、攸往咸宜、然後可以言興利而除害。河北之地、素稱燠旱。沿河之旁、沙城不毛之地、不知有若干萬頃、水道湮敗、民生消耗、誠能開闢溝渠、行水灌溉、放泥淤田、俾其縱橫貫注、調劑有方。田在高鄉、通溝洫時、必浚深之、總口設閘、勿使內水滲漏。田在低鄉、通溝高其圩尾、亦於總口設閘、勿使外水侵入。宣洩得以有所、人力得以操縱、澇則大小相承、河溝互引、民田無淹沒之憂。旱則溝洫可蓄、車戽得施、民田無枯槁之患。不過數年、兩岸礲确瘠鹵之地、當一變而爲膏沃秔稻之鄉。既不憂水旱、且可便漕運、則民生自裕矣。溝渠既闢、復須於沿河大隄內外及河灘上下等地、廣植森林。森林具蒸發作用、及吸收功能、苗衍叢布、根株糾結防禦流沙、捍衛隄塘、功莫大焉。基上所論、濬海口、築堅隄、開溝洫、便航運、誠河北諸水、對病施療、興利除害、不易之要諦也。以河北土地之豐腴、氣候之和煦、人烟之稠密、地勢之衝要、固北帶之奧區也。今乃棄地與水、災警迭聞、詎不惜哉。總而言之、治水難舉也、亦偉業也。國計民生、關係綦重。雖耗億萬之巨資、傾全國之人力、費無數之材料、經數

載之長期、苦心規劃、慘淡經營、猶未敢以觀厥成。矧當兵燹之餘、人物凋殘、興建之難、當倍蓰於夙昔。雖然救民水火、聖人之言。行易知難、中山所訓。以政府汲汲求治之殷隆、建設事業之猛進。興水利、振農業、當已逐漸由計劃而實施、展鴻圖而垂久永。行見疏濬決排於前、物產豐收於後、而置河北蒸民於樂土也。拭目望之。

推本立論洞明體要文筆暢達尤其所長

水皆有利河北諸水則利不敵害如何疏導隄防興利除害願聞其策

陳英

觀河流之多寡、即知其國家文明程度之高下、地理之定論非謬言也。夫河流之於地方、猶人生之有血脈、血脈停則人立斃、河流塞則地方爲之墮落、而國家之交通及財源亦因之而停滯矣。我國建於東亞、西憑蔥嶺、東臨黃海、江河流於南北。其他河流、亦遍於國內、關於水運交通、亦頗發達。但每值夏季、則多氾濫爲災。人民損失、不堪言狀。其中尤以河北諸水爲最。如永定河及南運河等每多十年而九遇、次者、亦二三年而一遇。每值洪水泛濫、巨流縱橫、彌漫無際、田禾經水而霉爛、房屋遇水而圯壞。往往傾家敗產、人民離散、憂害匪淺。且河北素爲棉麥之產地、國家之財源、亦因之而受影響。故關於河北省防洪問題、實爲當今之要務。茲簡述其爲災之原因如下。

1. 河北平原、北畧燕山、西限太行。諸水自西而下、皆斜度峻陡流速湍急。一入平原則流緩沙沈、洪流四溢、西部因此潰決特多、且河床因之淤塞。

2. 河北之水、水量甚巨、而下游之宣洩、獨賴海河。海河每秒流量、不過一二五〇平方公尺、而上游各河總量、每秒二〇〇〇〇平方公尺。(按華北水利委員會所實測)兩相比較、幾爲二十倍。河北五河之全流域在山地者、約八四〇〇〇平方公里、在平原者、約七五〇〇〇平方公里。而以海河負宣洩全責、其不能勝、固無足怪。故各下游氾濫特多。

3. 因山洪暴發、而暫時氾濫者、如灤河系之灤縣。薊河系之玉田、豐潤、薊縣、平谷、潮白河系之順義。及平漢鐵路一帶均屬之。

4. 因隄防之不堅、而潰決者、如箭桿河系之寶坻、寧河。大清河兩岸之雄縣、新正、霸縣。永定河西岸之宛平、良鄉、固安、永清、安次、武清諸縣、南運河兩岸均是。

5. 兩河匯流處地勢特低、受河水倒灌、及上游高地氾濫之水不及宣洩、致受災者、如寶坻、進東一帶、薊運河上游册河與洵河合流處之青甸窪、薊運河與箭桿河合流處、北運河與永定河合流處、及滹沱河與滏陽河合流處之饒陽、獻縣、衡水一帶、漳衛合流處之大名一帶均屬之。

6. 本屬窪地如大清河上游之西淀、大清河下游之東淀、陽河下游之寧晉泊、滹沱河及大清河下游之父安窪、青龍灣河下游之七里海均屬之。

以上各被災之區域、僅就薊運箭桿二河、及永定河大清河子牙河南運河算計得如下表。

河系	短期(被潦區域)	長期(被潦區域)
南運河	四七一〇平方公里	二八三〇平方公里
子牙河	五六六〇平方公里	二五一〇平方公里
大清河	四二一〇平方公里	四四六〇平方公里
永定河	一〇九〇平方公里	五五〇平方公里
箭桿河	五七〇平方公里	三〇三〇平方公里
薊運河		
合計	一六二四〇平方公里	一三三五〇平方公里
總計(長期和短期)		二九五九〇平方公里

總覽以上原因、及受災區域之廣大、實應積極治理以維民生。往年政府曾費巨金治理、但河患如故。蓋歷來談治河者、多未觀全河、有理論而無計畫、故祇有防而實未治。因之、治水必須實地調查、考其形勢、因其地勢、變通其方法以治理之、方得事半功倍之效耳。茲簡述其治理大要之方法於下。

1. 疏導淤塞 疏導淤塞、必須上游減沙、下游疏濬、方可得效。

#### A 上游減沙

(1) 提倡造林與植草、因森林與草根足以固結泥土、以防驟雨之來、水流無阻、泥沙隨之而下。

(2) 於黃土峭壁及易於崩潰之處、實施護岸工程、以防崩潰。

(3) 於峻陡山坡、開掘溝渠、使雨水層層停留、迂迴流下、以減水勢而免冲刷。

(4) 整理梯田、改良農作、以防止土沙之流失。

#### B 下游疏濬

(1) 將河道游高之部分、全行挖去、使河床高度及坡度恢復原狀、方能流勢順利、宣洩通常。淤墊不易、水量無缺。上下航運既可便利通行、兩岸農田灌溉、居民飲料、亦可依時供給而無缺乏之虞。

(2) 於各河入海處、築設海壩、伸出口外、達於深處。使河內所挾之泥沙、得海水之力冲刷遠去。使海口不至淤塞。然後自下而上、相勢築壩、激水攻沙。一節生效、再進一節、如是而上。

#### 2. 改良河身

A 各海河河身狹者拓之、淺者深之、以增宣洩上游之水量。

B 河身過曲者、應裁灣取直、改小弧爲大弧以減潰決。

3. 減低流速

A 下游設水閘、引流灌溉田畝、上流建築谷閘以調節潦水。

B 恢復溝洫、以分水勢、更可留淤。淤經漂取、可以糞田。

C 開闢窪地、作爲淤地。洪水來時可容蓄水量、而減少流速。於洪水過後、可淤成膏腴耕地。

D 沿河隄內外廣植楊柳、以調節水量。

4. 修築隄防

A 隄以防決、隄弗築、則決不已。故隄欲堅、堅則可守、而水不能攻。隄欲遠、遠則有容、而水不能溢。

B 於兩河交匯之低窪處、量行展築遙隄、加高隄堰而防漫溢。

C 於海河兩岸堅隄防、而減少埽壩、以資宣洩。

以上所述管見、概爲治河之根本方法、以之施行治河工作、庶幾可免氾濫之虞。此外尙望地方當局、與人民協力合作、更可加大河防之力量。則人民可免於洪水之患、而國家之財源、亦可因之而豐富矣。

綱舉目張自是有根據之談非空言高論者比

水皆有利河北諸水則利不敵害如何疏導隄防興利除害願聞其策

徐荆吟

河北在中國、爲水流較多省區。河患之烈、甚於他省、殆害多而利少矣。惟一河之利害、在與民衆生命財產攸關、若不亟籌治理之方、將來地表有陸沈之虞、黔黎有其魚之險、非細事也。河北巨川凡八、一永定河、二南運河、三北運河、四大清河、五子牙河、六蘆運河、

七灤河、八黃河。以上各水、或貫行全省、或僅經一隅。設治之機關、爲各河河務局、各水利委員會。協助之機關、爲各縣縣署、各隄工會、各華洋慈善團體。自遜清以來、歲糜鉅帑、成績寥寥、人謀不臧、實堪太息、今欲其河患去而水利生、自非就各河之狀況、施以治標治本之方策不可。謹陳計畫如次。

甲、河北諸水之治標計畫

### 一永定河

永定河之爲患、因於水挾泥沙過多、洪流氾漲一次、則河底增高一次。河底高、即河隄低、求其不溢、不可得也。舊日護堤料品、悉用秫秸或蘆葦、堆垛埝側、以楊柳木椿夾持之、藉禦急流之冲刷。惟此等材料、極易朽腐、時加更換、所費亦屬不貲。應改用三合土或石料修築、以期堅固耐久。

### 二南運河

南運河治標之法、可分三項。一曰培修堤岸也。該河上中兩游、埝多殘缺。應於春季酌派村夫、一律加高培厚、並多備土牛、以爲急時築設子埝之用。下游淤塞日甚、決口堪虞、更應多加培補。並按村派夫、於冬春之交、掘出河身之土、添修西岸隄防、自無尾閘不暢之弊矣。二曰開闢涵洞、增設小閘也。南運河水、高出兩旁土地甚多。宜酌開涵洞、添設小閘、以資灌溉。現靜海縣境、有民間自闢之涵洞數處、極收灌田之效。若盡力提倡而推行之、則兩岸之田、胥成沃壤矣。三曰清潔水質也。近年以來、該河兩岸居民、每以穢土傾入河內、阻碍水流、害及衛生、殊有取締之必要也。

### 三北運河

此河之治標辦法、約有兩端。其一、補築堤防以減水災。查該河武清縣境堤岸、異常卑薄、

每際伏秋水漲、隨處有漫溢沖決之危險。人民只知於迎溜地方、掛柳枝、貯土袋、以爲臨險補救之術。何若事先籌畫、將殘缺之堤防、加高培厚、補助完整之爲愈乎。其二、修設涵洞以興水利。該河楊村以西地方、勢頗低窪、夏秋積潦成澤、田禾盡被淹沒。惟河底尙較田地低下六七尺、若河之左右、連設涵洞三四處、值汛後水落時、宣洩其積水。則雖秋收無望、尙可播種春麥也。

#### 四大清河

大清河治標之法、惟在注重堤防。該河南岸千里堤工程甚偉、近被人民侵種、以至堤身日薄、宜責成地方嚴加取締。又文安窪之格淀堤、急應修築、庶免東淀諸水倒灌文安。又如任邱雄縣間、埝多殘毀、皆當一律培修、固無論其爲官堤民堤也。

#### 五子牙河

子牙河之幹流、爲滏陽滹沱二河所匯歸。下游堤埝卑薄、亟須修補。至於滏陽滹沱二河、堤岸多殘、每有水患。人民更因河水之利害、而時起爭端。治標之道、約有三項。其一、堤埝應官督民修。獻縣馬頭鎮之堤、向歸各縣人民修治守護、故年久廢圯。自馬頭鎮以下、至於新河口之堤、歷年由獻縣公署招工包修、由河務局督工防守、故未殘破。又人民每有偷挖堤埝之事、糾葛時起、尤碍河政進行。如一律定爲官督民修、流弊自除矣。其二、獎灌溉以減水勢。滹沱河流域之平山縣、引水種稻之田、達四十餘頃。而開渠溉田、及利用水力設磨麵粉廠者、亦日見增多、滏陽河之水利、且數倍之。如由政府力爲獎勵、或投以鉅資、必可水利日興、水勢日殺也。其三、飭開壩兼顧農商。滏陽河上流、磁縣邯鄲二縣、共有三關、啓閉無定、若遇水淺、各船戶集資賂之、方始閉關。夫溉田固重民食、但行舟亦關交通、是宜設專員管理之、庶農商可交受其益也。



## 六 薊運河

薊運河乃還鄉河榮輝河洵河雙城河金鐘河箭桿河七里海匯集之總稱。通盤治標之法、約計三端。一挖掘河底。榮輝河下游河底日高、還鄉河兩岸日寬、阻遏水流。七里海之引河、蘆葦叢生、將成大陸。金鐘河亦淤淺日甚。皆運河入海口處、淤沙增多。均宜分別挑挖、使其深度合宜、俾水流得通暢也。二裁灣取直。洵河源出平谷及塞北、爲薊運河之大源流。其下游灣曲過多、時患漫溢。薊運河下游、回頭灣一段、最爲彎曲、極易沖決。均宜裁彎取直、使水勢遂就下之性、自可減少潰決之患也。三修補堤防。還鄉河下游、堤岸卑殘、連年決口。金鐘河堤身、多被人民侵佔、均宜增高培厚、以收束水之效。而橋梁過低者、亦應責令各該村特別增其高度、則水流無不暢之虞矣。

## 七 灤河

灤河橫流爲患、治標之法、不外加隄束水、與清除砂堆兩途。堤岸之修築、於加高增厚外、更應遍植槐柳、以固防基、而減水量。至流砂累累、更宜盡量清除、庶河身無淤塞之虞、築堤有速成之效、是皆不可須臾緩者也。

## 八 黃河

黃河難治、由來久矣、賈誼治河三策、實爲權輿。有清一代河工、只言河防河工、未及治河河工。故治標之法、亦惟修防而已。修防問題、除與其他各河加高培厚一點相同者外、尙有下列應行注意改進之二點。(一)改良估工以求核實。歷來勘估春廂工程、多沿用舊法、以致不實不盡、百弊叢生。今後應用測量方法勘估、土方價值、則照實在情形、酌爲增加求其適當。(二)埽填工程改用石料。向來黃河各埽填、多用稽料、既不堅固、且易腐朽、亟宜改用石料、以期事半功倍、惟近處無山、可由上游鞏縣一帶採運。用費雖較鉅、實仍低廉也。

乙河北諸水之治本計畫

一永定河

永定河之成患、不在上游、而在下游。其所以致患之源、則在上游、而不在下游。蓋上游水勢湍急、挾泥沙以俱行。如設法緩其水勢、則下行泥沙、自必減少、而河底亦無日高之慮矣。考官廳地方、乃永定河出山之孔道、山峽僅寬七十公尺、兩旁皆爲石壁。若於此處建攔水壩一座、於多雨時季、可資蓄水、並防泥沙之下行。水落之時、又可啓關以冲泥沙、使不至沈澱河底、此其一也。於涿鹿山峽間、擇地作壩、以蓄桑乾河之水。於懷西灣堡以西、再作一壩、以蓄洋河之水、此其二也。培植森林以留水分、禁止開墾、以防泥沙之下行、此其三也。皆是治本之法也。

二南運河

南運治本辦法、約爲三端。一曰、用濬河快輪、疏濬下游河槽。查唐官屯以下之河槽、淤塞過甚。若只賴民夫挑挖清除、難有大效、且非永逸之圖。如用快輪濬之、深度自能合宜、春有航行之利、夏無洪水之虞矣。二曰、治理減河、南運河所有各減河、除斬官屯開口完備、河槽寬整外、其餘均已淤塞、殆無宣洩功能。故捷地減河、四女寺減河、哨馬營減河、皆應加以濬治。並於各河口建閘、以便啓閉。則中上兩游、概可免泛溢之害矣。三曰、建設新式蓄水大閘。查南運河冬春兩季、水源甚弱、不但舟楫難行、即灌溉田園、供給飲料、亦有不敷之勢、幾無水利之可言。應於天津附近邵公莊南、橫建新式大閘一座。每當冬春二令、水弱而清之際、則閉閘蓄水、如是方能交通便利、灌溉飲用咸宜也。

三北運河

北運治本辦法、共有二種。一曰疏通河道、通惠河首尾高低、相差太多、雖原有五閘、蓄水

通船、但只限於閘與閘之間、而不能由京至通、暢行無阻。故宜將河身開寬、將河槽濬深、於通縣迤北、建築新式閘口、以便蓄洩、則小火輪可暢行其間矣。又北運河由河西塢至京奉鐵橋（在楊村南）一段、河身過狹、應再開寬七八尺、並將榆河下口良各莊起河屯陳莊富官屯大王甫等村附近河槽、濬掘加深、小火輪即得行駛於全河矣。又青龍灣河、長九十餘里、閘口距北運河、尚有二里之遙、欲通小輪、須先疏通西北閘口、再濬深潘莊以東河道、自然長行無阻矣。二日、設置新式大閘壩、北運河水倒灌鳳河時、兩岸咸被淹沒、人民受害甚重、應於老米店地方、使兩河連合、再於其處設置一新式大閘壩、以爲操縱機關。不但防止北運之水、灌入鳳河、並可於北運水位低時、將鳳河之水、排洩入於北運河也。

#### 四大清河

大清河之治本辦法有三。一日另開達海河道。查該河上游、來源衆多、下游海河、乃不敷排洩之用。應於天津附近、另闢入海新河、不但西河之水、可資排洩、於永定河之整理、亦有極大之關係也。二日、疏濬河槽。大清河槽、因積年之淤塞、已呈無定情形、洪水一來、隨時氾溢。應即一律濬深、容水之量加大、小火輪乃可直達西淀矣。三日、濬深東西兩淀。東西淀地面遼闊、淤填甚淺、伏汎盛漲、則皆成湖澤、實屬農田之害。應擇各淀最低部分、加以濬深、俾淀水流歸深處、掘出之土、用築圍堤、不但水患可減、而高地亦可耕種矣。

#### 五子牙河

子牙河之治本方法、綜計三端。一、厚築堤防、以範洪流。滄陽滹沱二河之堤岸、久已失修、其幹流子牙河之堤埝、亦多卑薄。且壩台以下、西岸無堤、水盛之際、與大清河水、互相灌注、兩河之間、受害最大。故應將幹支各河全部堤埝、一律加高培厚、以範洪流。二、疏濬河身、以增容量。滹沱河自正定白店村以下、汎濫無定、漲時寬達十餘里、南北移動、河

岔歧出。故該河之船、只能駛至正定城南之高家營。滄陽河亦時患翻淺、應亟實行勘查、用濬河快輪、疏河底加深、水量增多、自利航運矣。三、引漳入滄、以便交通。子牙河固堤濬河之後、即可引漳河入滄陽、以增水量、風帆固利、小火輪亦可試行。查磁縣漳河北岸、原有灌田溝渠、北距滄陽河、僅三十里、民國十三年、該縣人民有引漳入滄之議、旋以戰亂中止。如能短期實現、於交通水利、兩有神益也。

#### 六 薊運河

薊運河下游淺狹、本難盡容諸河之水、民國二年、北運河上游潮白河、於密雲縣李遂鎮決口、橫流注入薊運支流之鮑邱河、人民受害極巨。政府以災情重大、乃特派徐世光熊希齡先後充京畿治河督辦。因決口之處、恰爲河灣、故既堵復決、久而無功。近幾年來、鮑邱河淤塞、決口更大、洪流洋溢、頓成湖沼。人民情殷洩水、乃由寶坻縣辛集鎮附近、開鑿新河十里、將潮白河水、引歸薊運河之洵河。實際上無殊連北運薊運於一處、而將北運上游之水、盡洩入於薊運河中。夫薊運河自身、尙不能容納諸水、今又以北運上游之水歸之、烏得而不決口日多、水災日重乎。冀東寶坻薊縣玉田寧河四縣、遂日在沈淪之域矣。嗚呼痛哉。故薊運河治本辦法、共有二種。其一、堵築潮白河李遂鎮決口。查潮白河本爲北運河上游之一、若將李遂鎮之河道、裁灣取直、修築新式隄防。則水流既順、自無再行決口之虞、水歸故道、仍由北運經海河入海。薊運河患當可大減、寶坻等四縣數百萬生靈、亦可有昭蘇之望矣。其二、闢減河分洩水量。查薊運河水多而漲、應由江窪口對岸、至北澗沽、另闢減河一條、以利分洩。並在新河口建閘一座、以資節宣。且減河所經之處、強半屬作鹵之區、若得淡水灌溉數年、必皆成爲沃壤也。

#### 七 灤河

灤河源出熱河、由潘家口西入長城、會撒河、經灤縣樂亭昌黎而入海。自灤縣以上、兩山夾水、故無汎溢之患。以下則橫流四溢、漂沒村落、害烈而災重矣。治本之法、約分二項。一爲築壩擋水。夫水勢建瓴而下、兩岸良田村鎮、悉被冲刷、欲圖緩和水勢、當謀禦水之方。築壩於灤縣迤北、攔阻水勢、最爲根本辦法。波流一慢、爲患自輕、誠計之得者也。二爲疏濬支河。查河狹水多、乃始成患、若令水量減少、則自然無冲堤刷岸之事。灤河入海之道、本有兩支。一由昌黎狼窩口入海、一由樂亭東南老米溝入海。誠能將此兩支河流、咸加疏濬。必要時、再酌闢減河、尾閘一暢、水即一洩無存、又何漫溢之足慮哉。

#### 八黃河

黃河流經數省、若言治本之法、斷非一方所可收功。據西人測量、河水挾沙之量、每年爲一百七十五萬萬立方英尺。自前清光緒二十九年以後、河底已增高十五英尺、故常有變遷河道之說。治本方策、要在合力疏濬尾閘、以利宣洩。黃河由山東利津入海、至鹽窩下、支流縱橫成一漫灘。亟宜從事疏濬、並築堤束水、藉水刷沙、若尾閘不暢、則有倒灌之患、而橫決所必至也。就河北段內言應添購機器、添挖泥船多隻、隨時起挖、並應購置較大輪船配設疏濬機器、往來航行、既可載客且能刷沙、以免沈澱增高河底。至於察度地形、以挖出之泥、厚固堤防、或用管灌輸藉肥磽地、尤爲一舉兩利。是在防河者之盡心盡力而已。

以上所陳治標治本兩計畫、雖卑無高論、委係根據事實立言。倘蒙當局採擇、分別緩急、次第實施、則全省民衆、皆受其賜、而上述諸水、乃有利而無害矣。

於各河利病知之頗詳自可通盤籌畫無須更分治標治本徒形冗雜然所見多有可採足徵留心河務不事空談也

徵文一項以國學命題測驗國人之學識文章用示倡導故於考課外特闢途徑俾未經甄錄與考

者亦得以文會友之機會惟定章每題採刊至多不過三篇照定額給獎此次兩題送稿多至百餘篇可採者不止三篇限於篇幅未能盡錄查第一題如趙樞平江國珍白小泉韓知白金榮俊等第二題如范汝賢姜景心史樹青馮家林許超岳等所作皆有特長本院各致薄酬以資激勸編者識

中華民國三十年三月出版

每册定價國幣六角

函購郵費酌加

主編者

國學書院第一院編纂組

北京北海園城

電話北局二七九三

發行者 潘壽岑

印刷者 和記印書館

北京西長安街八二號

電話南局六七七號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代售處 各大書坊

0

6015-75

(3)